



十三經注疏

禮記十四

禮記
476
68

六十八



門口 18
疏
卷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支那那
所錄
國國
國國

經解第二十六

陸曰鄭云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得失解音佳買反徐胡賣反一音蟹。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義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為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

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

接之辭罪辯之事。易良以鼓反下易良同屬音燭注及下同此毗志反下同朝聘直遙反篇內同故詩之

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

12
18
68

禮記注疏

煩春秋之失亂

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

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近愚附近之近下除遠近一字並同惡烏路反爭爭鬪之爭下文同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

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

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

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

失疏

孔子至者也。正義曰經解一篇摠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為經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

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摠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者溫謂

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者書錄帝王言語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遠也。廣博易良樂教也者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絜靜精微易教也者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恭儉莊敬禮教也者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慎為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屬合也比近也君行此等六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故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之則失在於愚。書之失誣者書廣知久遠若不節制則失在於樂之失奢者樂主廣博和易若不節制則失在於奢。易之失賊者易主絜靜嚴正遠近相取愛惡相攻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賊害。禮之失煩者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在於煩苛。春秋之失亂者春秋習戰爭之事若不能節制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其為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相濟節制者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

云深於詩者也以下諸經義皆放此。注云易精至之事。正義曰易精微者易理微密相責褊切不能含容云愛惡相攻者謂易卦六爻或陰爻乘陽或陽爻據陰近而不得是愛惡相攻也云遠近相取者謂彼此有應是遠近相取也或遠而無應近而不相得是遠近不相取也云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者若意合則雖遠必相愛若意離雖近必相惡是不能容人不與已同浪被傷害是失於賊害也云春秋習戰爭之事者以春秋記諸侯相侵伐又有鬪爭之辭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之類是也故前注云春秋記罪辯之事也然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此為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此六經者惟論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從之未能行之至極也若盛明之君為民之父母者則能思惠下極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皆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問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問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

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猶言也環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淑常六反忒吐發得反鎗七羊反本又作鏘鈴音零軾音式應應對之應

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

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

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

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說音

悅去羌呂反下同王徐于况反操七刀反

疏

天子至不成。正義曰此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為霸王之器言禮

之重也。與天地參者天覆地載生養萬物天子亦能覆載生養之功與天地相參齊等故云與天地參。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詩曹風鳴鳩之篇刺上下不均平之詩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其威儀不有差忒以其不差故能正此四方之國。此之謂也者言詩之所云正當此聖人有禮之謂也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者謂明君在上賙贍於下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信實恩能覆養故也猶若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若四時故云謂之信也。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者義宜也天地無害於物有宜故為義天地害者謂水旱之等及疫癘之屬及天地之內有惡事害人皆名天地之害也。

霸王之器者器謂人所操持以作事物者欲為其事必先利其器言欲作霸王必須義信和仁是霸王之器也。注云韓詩至軾前。正義曰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然鄭於商頌箋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彼亦乘車鸞在鑣與秦詩箋不同者鄭於秦詩已解故於商頌畧而不言或可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以經無正文鄭為兩說

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園也

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

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園君子審禮

不可誣以姦詐

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園音圓縣音玄與注同

稱尺證反錘直偽反彈徒丹反畫胡麥反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

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

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
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
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
也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疏**禮之於正國也至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正義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故衡誠縣不可欺
以輕重者衡謂稱衡縣謂稱鍾誠也若稱衡詳審縣鍾則
輕重必正故云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
陳謂陳列若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故云不可欺以曲
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者規所以正圓矩所以正方
設謂置設若規矩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故云不可欺以方
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設譬既畢故以此言結之言若
子之人若能審詳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是故隆
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者隆盛也由行也方道也若君子能
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反此則為無知之民民是無
知之稱故也○敬讓之道也者此言禮之為用是敬讓之道
也為下文而起○此之謂也者從篇首孔子曰入其國其教

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
而為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
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所謂也○注春秋至義
方○正義曰春秋左氏隱三年傳文衛莊公寵公子州吁石
碯諫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引之者證方為道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
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
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
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
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
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患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取也婿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覲其斯反長丁丈反下同姻音因

至於聘觀也聘觀合之者以其聘觀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故合言之也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

時也。邪似嗟反遠于萬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豪戶刀反依字作毫釐李其反徐音來本又作釐繆音謬。故禮至謂也。正義曰故禮之教化也微者言禮之教人豫前事微之時豫教化之又教化之時依微不甚指斥。其止邪也於未形者謂止人之邪在於事未形著是教化於事微者也。使人至之也又使人日日徙善遠於罪惡而不自覺知是教化依微不甚指斥為此之故是以先世之王隆尚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者此易繫辭文也言君子謹慎事之初始差錯若豪釐之小至後廣大錯繆以至千里之大引之者證禮之防人在於未形著之前若初時不防則後致千里之繆故云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陸曰魯哀公也鄭云善其問禮著諡以顯之疏正義曰案

鄭錄目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諡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答也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

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

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

子以此之為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長丁然

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

姓使其不廢此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

以嗣

上事之期節。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彫本亦作雕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

其

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

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

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

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

如此

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

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筭悉亂反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腊音昔卑如字又音婢幾音祈注同

語以魚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

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

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

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

子莫為禮也

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

言猶後用下所言。好呼報反厭於豔反敖五報反午五故

反一音如字注同王肅作迕迕違也當丁浪反注同稱尺證

反

疏 哀公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大

禮。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者哀公問夫子云賢人君子言

說禮之事重此禮何事可尊問其所尊之事意。君曰否吾

子言之也者孔子既辭以不堪足以識知於禮君謂哀公哀

公止其謙讓曰否不也言不得謙退吾子但言說之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者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

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也。不廢其會節者會由期

不廢此三事之期節也。有成事者謂有上三事行於民有

禮。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者哀公問夫子云賢人君子言

說禮之事重此禮何事可尊問其所尊之事意。君曰否吾

子言之也者孔子既辭以不堪足以識知於禮君謂哀公哀

公止其謙讓曰否不也言不得謙退吾子但言說之也。

成功之事故云有成事則上事天地辨君臣別男女等之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者言既有在上諸事然後聖人能治理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其順之者謂其民也君既尊敬於禮故民得教而百姓順從之。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筭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教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者又教祭祀未留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即安其居者即就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中原是也。節醜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衣服異宜器械異制是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也謂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刻鏤者謂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者謂不副貳肴膳也。以與民同利者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但與百姓同其利潤也。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以哀公問君子尊禮所由故結之云古昔之君子之行禮如此上事刺公今不然。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者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如此財貨無知厭足。固民是盡者固

故也盡謂竭盡言不恤於下故使人之財力於是盡竭。午其衆以伐有道者午忤也忤違逆也言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違逆其衆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以伐有道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當稱也所道也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今之君子莫為禮也者言古之君子用前經所云以化民今之君子用後經所說以害下故今之君子無能為先世君子之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

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

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

人道政為大也。○坐才助反愀七小反舊慈糾反又在

由反又音秋又子了反下同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

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言君當務於政公曰

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眾事也。別彼列反。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

可得聞乎無似猶言不肖。肖音笑。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

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

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

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

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

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為親言

相敬則親。迎逆敬反下及注同舍音捨不親。不正一本不皆作弗與音餘下本與敬與並同。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大音

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先聖周公也。好呼報反。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

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固不固言吾由鄙固

故也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已。焉於虔反為于偽反。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

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

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

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

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

之本與

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

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與復之。分扶問反治直吏反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

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

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猶

至也大王居幽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猶吾妻也子也者親之枝也而王述與焉。妃芳非反愉詐乞反又許氣反大音泰注同幽彼貧反疏 孔子至順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政之事并之。孔子侍坐於哀公者謂哀公命孔子坐而待之因問以爲政之事自此以下終篇末皆侍坐時言也此云待坐則以前問者非侍坐時也當立而與之言也。百姓之德也者德謂恩德謂福慶之事言君今問此人道之大欲憂恤於下是百姓受其福慶。公曰寡人雖無似也者無似猶言不肖也肖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願聞所以行三年之道者則上經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是也。古之爲政愛人爲大者人爲國本是以爲政之道愛養民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者人有禮則生所以治理愛人非禮不可故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者禮以敬爲主故欲治禮者則先須敬故敬爲其大也。敬之至矣大昏爲大者敬有大小若敬至極之中大昏爲大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

禮記卷五十五
也。大昏至矣者美大昏是敬中至極也。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者上親猶自也下親親愛也言大昏既至冕而故國君雖尊而服其冕服以自迎也所以自迎者欲親此婦也故云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謂所以親此婦人亦親已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者言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為欲相親也。舍敬是遺親也者若不冕而親迎則是捨夫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弗愛不親者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弗敬不正者若夫不冕服親愛謂親愛則仁也敬謂尊敬則義也是仁義為政之本與者。冕而親迎不已重乎者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袞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已猶大也君身著祭服而親迎不亦大重乎。注怪親迎乃服祭服。正義曰昏禮迎婦二傳不同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如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玄駁之云大如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於渭紂尚南面文

王猶為西伯耳以左氏義為長鄭駁未定。注云先聖周公也。正義曰以哀公所問當問已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異義駁所云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以事舍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公曰至本與。固不固者上固是彼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寡人欲問不得其辭之請少進者寡人更欲問所疑之事不能得其所問之辭請孔子少進言使簡約易了。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者謂君裸獻后夫人亞獻之屬是治宗廟之禮也。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注引禮器文是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者直正也若夫婦出在於外治理正直言教之禮足以立君臣上下之恭敬也。則注引昏義文是也。物恥足以振之者物事也振救也謂臣之職事有可恥愧者其禮足以救之。國恥足以興之者謂君於治國有可恥愧其禮足以興起之也。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者言欲為國家之政先行於禮禮謂夫婦之道內則治宗廟配天地外則施政教立上下故為政教之本與。孔子至順矣。上經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遂更廣言三代明

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樂天音洛下及注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疏公曰至其身。正義曰前經對哀公敬身則能成親故此經明公更問敬身之事何以成親夫子答以成親之義遂廣明成身之理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者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者言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已為君子所生之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脩身成其親也。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者既不能汎愛於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不能樂天

者身既失業不知已過所招乃更怨天是不能愛樂於天也。不能成其身者既不能樂天不自知其罪將謂天之濫罰罪惡之事無所不為是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

不過乎物

物猶事也

疏

公曰至乎物。正義曰以前經對

夫子答以成身之事。不過乎物者過謂過誤物事也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是所以成身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

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

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

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為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昭察有功。朝直遙反烙音照。疏公曰至道也。正義曰以前經孔子對以本亦作照。成身之事公更無疑更改問君子何貴乎

天道孔子又答以貴天道之事。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者言天體無形運行不息。如似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人君設法當則上天之道。君臣朝會往來不已也。是不閉其久。是天道也。者言天開生萬物。不使閉塞。其能久長。是天道也。謂人君施政。當則天道。施為政教。開通萬物。而能長久不懈倦也。故云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者言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為。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當則天道。以德潛化。無所營為。而天下治理。故云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者言天之生物。已能成就。而功之明著。是天道人君當則天道。化民治理。而功成大平。故云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志讀為

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蠢如容反。徐昌容反。又湯邦反。一音丁絳反。字林丑凶反。又丑絳反。愚也。冥莫亭反。徐亡定反。志依注音。識徐音。試易以鼓反。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孝子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

成身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

疏公曰至身。正義曰：前經明天道之事，育反。辟音避。○

事能得如天不已。孔子答以所行不已之事。寡人蠢愚者，是哀公謙退言已。蠢然愚蔽無所了解。○冥煩子志之心也。皇氏云：子志，夫子之志。志是知也。言我之心，冥煩不能明理。此使夫子出要言以示已。○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者，以公謙退故。蹴然，恭敬辟席而起對。○仁人不過乎物者，物事也。言仁德之人，不過失於其事。言在事無過失也。○孝子不過乎物者，言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者，言仁人事親，以敬如與事天相似。言敬親與敬天同。○事天如事親者，言仁人事天，以孝愛如人事親。孝愛相似。言愛親與愛天同。○是故孝子成身者，上稱仁人則孝子也。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內則孝敬於父母，外則孝敬於天地。其間無所不行。孝敬於天地，其間無所不行。孝敬於天地，其間無所不行。孝敬於天地，其間無所不行。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

無如後罪何。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之罪，何為謙辭。

孔子對

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善哀公及此言也

公曰至福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事畢有謙退之辭。孔子答以君懼後罪是臣之福也。無如後罪何者如奈也。言寡人以聞子之言勤力而行但已之才弱無奈後日過於其事而有罪戾何是謙退之辭。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陸曰鄭云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言及於禮著其字言

可法也退朝。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而處曰燕居。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此之一篇是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三子侍側孔子為說禮事各

依文解之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

游

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燕於見反汎芳劔反。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

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

尊者言更端則起。女音汝後同本亦作汝。汝語魚據反下及注語女皆同徧音遍。疏。仲尼至徧也。一節論問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縱言至於禮者縱謂放縱仲尼與三子等放縱廣言汎說諸事遂至於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女等恒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對也。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

子貢辨。近於給。中丁仲反。下同。給音急。徐渠急反。又其切。反下同。足將注反。又如字。鮮仙淺反。近附近之。近子貢至慈仁。正義曰此一節明子貢問禮辨而不讓夫子因感而喻之言若不中禮則於事為失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者野謂鄙野雖有恭敬而不合禮是謂鄙野之人無所知也。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者給謂捷給便僻足恭而不合禮是謂捷給足恭之貌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謂逆亂雖有壯勇而不合禮則為逆亂。子曰給奪慈仁者言捷給之人貌為恭

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奪亂真慈仁也故注云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

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之不能教也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

亦違禮○食音嗣敏頓徒遜反乘繩證反又如字疏子曰

也正義曰以上經子貢辨而捷給不中於禮故此經因明不

中禮之人亦言子張之過子夏不及子產之恩惠不能教也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者言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

則能愛而不能教言子產若衆人之母但能恩慈食之不能

嚴厲教之○注過與至違禮正義曰敏鈍不同者師也過

是於事敏疾商也不及是於事遲鈍故言敏鈍不同云子產

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者孟子云子產聽鄭國

之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是鄭約

孟子為注既言十一月十二月明是濟冬涉者

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

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唯子貢退言游

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領猶治也好善也○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

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

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

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

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

后稷社有句龍○昭穆上遙反穆亦作繆音同食饗音嗣注

同句古候反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

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

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

禮已荒卷三十一

七

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
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
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
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
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
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
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
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
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
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
而合同。長丁丈反後皆同量音諒注及下同錯七故反本
又作措後同易以鼓反別彼
列反下其別同區烏侯反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
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

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
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
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
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
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
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
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
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
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
洽於衆也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
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治直

吏反下其治國並同馨音古相息亮反佞勅良反疏貢子
 無見貌策初革反為衆于偽反又如字倡尺亮反疏貢子
 至衆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游問禮夫子為說禮之事凡
 有三節各隨文解之。領惡而全好者與領治也好善之事與
 是語辭子游問禮之為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子曰
 然者子游既聞夫子稱治惡全好之事更問夫子治惡全好
 之事如何。子曰郊社之祭所以存念鬼神也。饋奠之禮所以
 存念也。郊社之祭所以存念鬼神也。饋奠之禮所以存念也。
 喪也者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所以存念也。喪此以上
 皆是存留死人之善者善事既全則惡事除去也。射鄉之
 禮所以仁鄉黨也。射謂鄉飲酒也。禮鄉黨中有鄉
 射有鄉飲酒者存鄉黨故也。然射在鄉上者欲明鄉射與鄉
 飲酒別也。此仁鄉黨及下仁賓客皆是存生之善者也。注郊
 有后稷社有句龍。正義曰注稱此者解經郊社仁鬼神之
 義。鬼神謂人之鬼神。故以后稷句龍言之。此鬼神與昭穆死
 喪相類。故知非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也。子曰至其宜。正
 義曰前經明郊社等之禮各有所以故此經更廣明郊社嘗
 禘明而用之則有功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之事。治國
 其如指諸掌而已乎者。郊社所以祭天地嘗禘所以祭宗廟

皆是事之難者若能明之得理則治之諸事其如指掌中之
 物言其易了。是故宮室得其度者前經以說明乎郊社嘗
 禘治國如指物於掌中。此以下明治國諸事各得其度。凡言
 得其度者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其依禮之度。數凡言得者
 皆得法於禮也。量鼎得其象者象謂法象。言斛斗之量三
 牲之鼎各得其制。依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
 象。味得其時者謂春酸夏苦之屬。得其依禮之時。樂得
 其節者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者式載也。言所乘之車各
 得其所載之尊卑。鬼神得其饗者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
 食也。喪紀得其哀者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
 得其黨者謂分辯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
 之義理。官得其體者謂容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處也。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者合結用禮之功也。錯
 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置行之於前。則凡萬事動
 用皆得其所宜也。注三族至合同。正義曰云三族父子
 孫也。者族屬也。從己而言。父子孫於己最近。唯父子孫耳。案
 昏禮三族之不虞。鄭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與
 此不同者。彼為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云三族。宜據期喪者
 故與此不同。云量豆區斗斛也者。案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

齊舊四量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注云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又律麻志云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是豆區斗斛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者案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云冬獻狼夏獻麋是也云式謂載也者謂車有式以載人故云式猶載也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以爲禮樂之官教學者舉禮樂則詩書可知此辨說非政事故猶人身之有手足手足異於身而共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子曰至衆也。正義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有害也。即事之治也者夫子更廣明禮事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理言萬物之治皆由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乎其何之者瞽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偃乎何所之適。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者此以下皆謂無禮有失也。翻前經得禮之事也。長幼失其別者別即辨也。戎事失其策者前云戎事閉也。今云失其策者策謀也。若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軍旅武功失其制者前云武功成也。此云失其制由不成故失制也。政事失其施者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也。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者

以無禮自加而錯於行事故萬事皆失所宜也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者結失禮之惡也祖始也洽合也每事如此則爲君上失德不可爲衆人之倡始而使和合者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

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
雖在獻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
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
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
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
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
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
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

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與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賦古犬反縣音玄注同闕苦穴反籥音藥中丁仲反下同還音旋齊本又作薺在細在私二反注同更音庚下同鷺音路

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

於德於禮虛

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宴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繆音謬注同行下孟反又如字夏戶嫁反大子音泰下大子下文大平同適丁歷反選宣面反造才早反徐七到反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

禮行之其在人乎

文為文章所為子貢越席而對曰敢

問夔其窮與

見其不達於禮○夔求龜反與音餘子曰古之人與古

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

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

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素與偏俱不備耳此賢人也非不能非所謂窮○傳文專反注同疏子曰至人也○正義曰以前經以下孔子摠為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為重故此經特明之今各隨文解之○猶有九焉者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焉今為汝說之○大饗有四焉者言九事之中兩君相見大饗有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

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醉主人金奏作主人飲
 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入升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管象
 武是四也是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賦畝之中事之聖
 人已者苟誠也謂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賦畝之中衆人
 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為君聖人已者已謂語辭言如此
 者是聖人也○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者諸侯來朝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者謂鍾磬與而動作謂金奏
 作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賓主及階揖讓升堂主人
 獻賓賓卒爵而樂闋是大饗之一也又於此之後賓醉土君
 而縣興主君飲畢而樂闋是大饗之二也鄭注所謂金再作
 是也○下管象武者謂升歌清廟是大饗之三也堂下管中
 吹象武之曲是大饗之四也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
 廟之一句下文既詳故於此畧之○夏籥序興者夏籥謂大
 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於是陳列薦俎次序禮
 樂備具百官從夏籥序興至此重贊揚在上之事○如此而
 后君子知仁焉者仁猶存也君子見上大饗四禮之外加有此五
 事摠為九也但以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此之五事
 折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行中規者謂曲行配前為
 第五○還中矩者謂方行也通為六也○和鸞中采齊者采

齊樂章名言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謂出門迎賓之時通前
 為七也○客出以雍者雍詩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雍以
 送之通前為八也○徹以振羽者振羽即振鷺詩亦樂章名
 也言禮畢通徹器之時歌振鷺也通為九也○是故君子無
 物而不在禮矣者言無事不在禮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
 而金作示情也謂賓入門之後至主人飲畢而金鐘之聲再
 度與作金性內明主人獻賓而金作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
 醉主人而金作是賓示主人以敬情覆上縣興之文也○升
 歌清廟示德也者清廟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此覆說上
 文但前文畧而不載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者象謂武王伐
 紂之樂事謂王業之大事故下管象武示王業之事也此覆
 釋前文下管象武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
 相示而已者言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
 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注猶有至事也○正義曰
 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經云兩君相見故知是饗諸侯來
 朝謂鄰國相會也云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者
 是數大饗有四之事金再作是二也升歌清廟是三也下管
 象是四也云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者以經先云大饗有四焉
 乃云事之故鄭注亦先數四事乃解事之也而皇氏以夏籥
 序與與下管象武合為一為大饗之事四今鄭數四事直云

下管象武不數夏籥序興又經云金作示情清廟示德下管
示事不論夏籥皇氏通數夏籥其義非也云縣興金作也者
解經入門而縣興謂金奏第一作也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
夏至主人獻賓賓再拜受爵樂闋是金一作也但大射以臣
爲賓故及庭始金奏若鄰國君來入門即金奏也云金再作
者獻主君又作也者案大射禮主人獻賓之後主人洗象觚
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大射禮謂臣爲
主而獻君若兩君相見則賓獻主君故獻主君又作也云堂
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者以經云下管象武即云夏籥
序興是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
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云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以雍是
詩篇名振羽即振鷺故知與采齊之等皆是樂章之名也云
武象武王之大事也以此象武與清廟相對清廟是文王之
詩故知象武是武王之樂案周頌維清奏象武也注云武王
制焉盧解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
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
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王肅
以爲大饗九者其下五事與鄭同又以揖讓而入門入門而
縣興揖讓而升堂爲一也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爲四也添下五事

爲九也。子曰至禮虛。正義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
故此經申明禮樂之義理謂道理言禮者使萬物得其節制。君子
無理不動無節不作者言古之君子若無禮之道理不妄興
動無樂之節制不敢興作。不能詩於禮繆者以詩能通達
情意得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言
行禮必須詩。不能樂於禮素者素謂質素言樂能有音聲
緩兆于戚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薄於德於
禮虛者言內心厚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薄於德於
外禮空虛言行禮必須德言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
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注王制
至禮樂。正義曰引王制者明上從天子下至國之俊選皆
須禮樂而成證經之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云皆知諸
侯之禮樂者以前經大饗是兩君相見諸侯禮樂之事此經
申說前經云君子無理不動故知尊卑皆是諸侯之禮樂。
子曰至人也。正義曰前經明禮爲諸事之本此經明行禮
在人。制度在禮者言國家尊卑上下制度存在於禮。文
爲在禮者人之文章所爲亦在於禮言禮爲制度文章之本
行之其在人乎者言能行其禮全在人乎謂人能行禮也。
子貢至人也。正義曰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

夔之善樂不聞夔之達禮意謂夔身全不解禮故越席而對
夫子云敢問此夔於禮其窮困與○子曰古之人與者言今
人解樂則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與但不曉達於禮耳非全
不知也○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者古與今
異古之人也明達於禮而不甚明達於樂者但謂之樸素不
備具耳不得稱於樂為窮○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者
言古之人但明達於樂而不甚明達於禮者謂之偏半而不
備耳非是於禮為窮○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
此名也言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故特通達於樂不甚通
達於禮是以傳於此賢名流於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
此名也古之人也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若
今人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則全不知禮也○素與至謂窮
○正義曰素與偏俱不備耳者言素之與偏俱是不具非是
全不知也故稱耳以結之云非不能非所謂窮者言夔非是
不能行禮但不特通達非謂全不知於禮為窮困也故虞書
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而皇氏以達為
掌言夔掌樂不掌禮達訓為掌於
義無文又與鄭注意乖其義非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
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

已言禮樂足以為政也錯猶施行也○子曰師乎絕句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
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
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
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
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
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
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
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
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
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

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

皆由此塗出也

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為瑞應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

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復扶又反鋪普胡反徐音孚樂之音洛又音岳治直吏反注同與字又作輿烏報反阼才故反符長丁丈反隱義云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應應對之應徐於飢反處昌慮反 三子者既得聞

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

昭章遙反徐之紹反明也矇音蒙矣本亦無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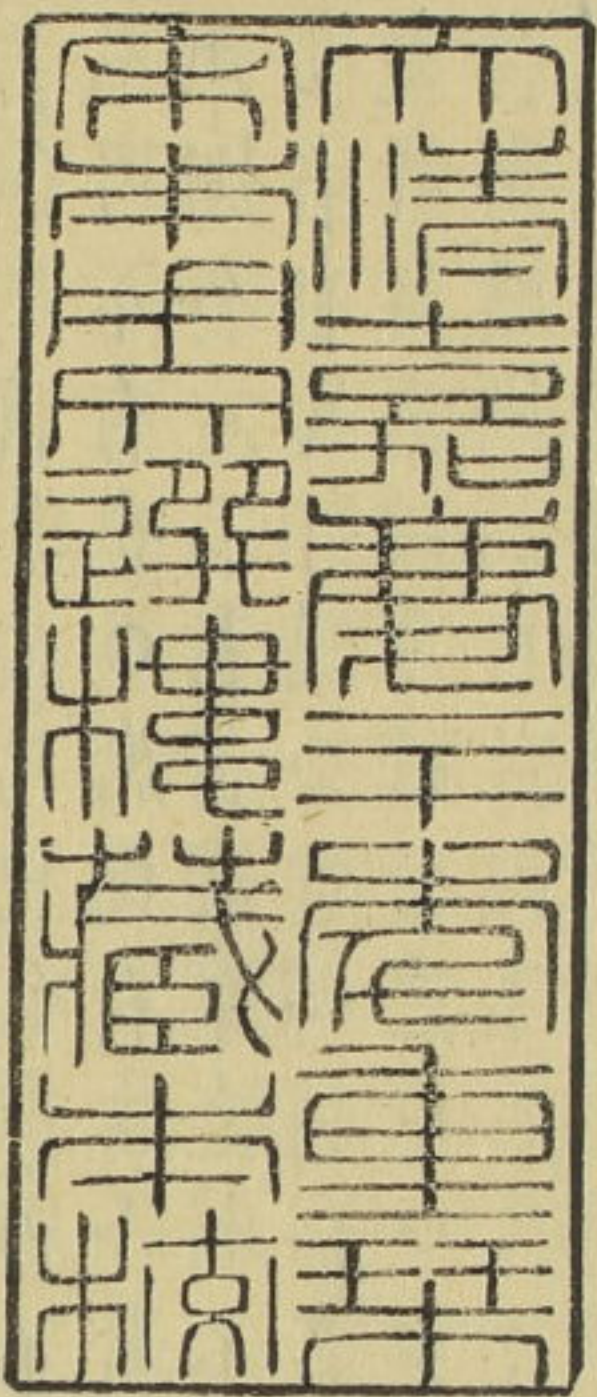
疏 子張至矇矣。正義曰舉而廢改之意也。

昭章遙反徐之紹反明也矇音蒙矣本亦無矣字疏 子張至矇矣。正義曰舉而廢改之意也。之道明於禮樂興舉而錯行之言為政在此而已。言而履之禮也者言為禮之體不在於几筵升降酬酢乃謂之禮但

在乎出言履踐行之謂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者言樂不在於羽籥鍾鼓乃謂之樂但在乎身之行天下愛樂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力謂勉力也言君子勉力勤行此二者禮樂之事則天下太平。萬物服體者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而皆來為瑞應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者言但用目準視巧思存意雖不由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不可不有也。席則有上下者言布席之時不可無上下。車則有左右者言乘車之時不可無左右。行則有隨者謂少者在後相隨。立則有序者謂並立則有次序。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言得禮則治自此以下言失禮則亂於上文。皆由此塗出也。者由從也塗道也。道謂禮樂。言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使貴賤長幼遠近男女殊別外內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禮樂塗道出其此事也。注服體至改也。正義曰謂萬物之符長者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五方瑞應之長也。云與阼賓主之處也者爾雅云西南隅謂之與與之外則有賓位所在東階謂之阼故曰賓主之處云。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言經中目巧以上論說禮樂之事或質文沿革隨時變改自目巧以下尊卑上下萬代恒行故云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

長沙縣民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節

孔子至者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不節之則失在於愚

閩本同監毛本之作制考文云宋板亦作之無則字

子產爭承之類是也

惠棟按宋本作承與左傳合此本承作丞閩監毛本同

天子者與天地參節

然後玉鏘鳴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釋文出玉鏘云本文作鏘

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嘉靖本並同續通解前作故非也

故朝覲之禮節

婿曰昏

閩本同監毛本婿作婿岳本同衛氏集說嘉靖本並同疏放此

故朝至亂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豫防障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防作坊衛氏集說同

禮本坊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坊作防

故禮之教化也微節

差錯若毫釐之小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釐作釐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然後言其喪筭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喪筭毛本筭作算注同

脩其宗廟

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毛本脩作修

求得當欲

各本同毛本得誤德

哀公至禮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侍坐於哀公節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言誤焉疏同

猶吾妻子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猶誤乃

孔子至順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所以親此婦人亦親已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亦親上有欲使婦人四字

衛氏集說同

則是捨夫敬心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夫作去衛氏集說同

則使上卿逆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亦作逆閩監毛本逆作迎

不得其辭之請少進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之字

振救也

閩監本同毛本救誤敬下其禮足以救之同

言妻所以供粢盛祭祀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妻下有者字

此論人君治國政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君誤臣

愾音近慙慙為息

閩本同監本慙慙作憇憇毛本作憇憇惠棟按宋本作憇憇

毛詩傳文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誤云衛氏集說亦作文

而從者三千成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成作乘按詩縣疏引書傳略說亦作乘字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節

公曰至親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對以敬身之理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理誤禮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節

事父孝故事天明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孝誤母

公曰至成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有罪戾何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戾作失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衛氏集說同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節

子貢辨近於給

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辨作辨疏同嘉靖本同

子貢至慈仁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師爾過節

言敏鈍不同

各本同釋文鈍作頓假借字

而車梁不成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車作輿衛氏集說同

子曰至教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子產若衆人之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上有猶字

而車梁不成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車作輿

子貢退節

以之軍旅有禮

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軍誤君

官失其體

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體誤禮嘉靖本作躰俗字

子貢至衆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五字無山并鼎云子貢至衆也宋板此上有正義曰前經

明諸事得理止而使和合者也十七字

此一節明子游問禮

閩監本同毛本游作貢

然如是

惠棟按宋本然下有猶字衛氏集說同此本猶字脫閩監毛本同

此以上皆是存留死事之善者

毛本如此此本上皆是三字闕閩監二本闕上

皆二字考文云宋板無皆字

射謂鄉射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鄉射下有也字

則治之諸事

惠棟按宋本有國字此本國字脫閩監毛本同

按周禮食醫春多酸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醫誤醬

子曰慎聽之節

惠棟按云子曰慎聽之節宋本分以禮樂相示而已矣之上合子貢退節

爲一節子曰禮也者至其在人乎另爲一節子貢越席至古之人也另爲一節

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與誤與毛本獻誤厭考文云宋板亦作獻

通為六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通下有前字衛氏集說同。下通為九也放此

言禮畢通徹器之時閩監毛本同考文云惠棟按宋本無通字衛氏集說亦作禮畢徹器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者字脫閩監本同毛本者字有也字脫

大射禮謂臣為主人而獻君惠棟按宋本有人字此本人字脫閩監毛本同

下管象武即云夏籥序興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云字

君子無理不動閩監本同毛本理誤禮

子張問政節

作鍾鼓閩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岳本同

室則有奧阼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奧云字又作隩考文云古本與作隩下及注同

子張至矇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道謂禮樂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有也字

長謂五方瑞應之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陸曰閒音閑鄭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倦而不褻猶使一子

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

也。凱本又作愷又作豈丘在反注同弟本又作悌徒禮反注同樂音洛易以豉反

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矣

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哉也。裁音災。

疏

正義曰但此篇子夏之問

大畧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但上節問民之父母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覆五至三無之事今各隨文解之。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此詩大雅洞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此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者子夏舉此詩義而問夫子欲為何事得為民之父母。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以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萌芽觀微知著若見其積惡必知久有禍災故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若為民父母者當須豫知禍害使民免離於禍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必云四方有敗子夏曰民之父母者此主為民除害為本故舉敗言之。

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亦至焉禮亦至焉禮亦至焉禮

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

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

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

之謂五至

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胷心也塞滿也。哀樂音洛舊音岳頃耳音傾好惡並如字一音。

疏敢問至五至。正義曰此經子夏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問五至之事孔子為說五至之理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者志謂君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極於民詩者歌詠歡樂也君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者君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為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者君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害則能悲哀憂恤至極於下故云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者言哀生於樂故上云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此言而後哀哀極則生於樂是亦樂生於哀故云哀樂相生此言哀之與樂及志與詩禮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是故正明

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者以此五者君與民上下同有感之在於胷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志氣塞乎天地者塞滿也人君既與民五事齊同上下俱有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此之謂五至○注凡言以能致如此者由行五至之道故云此之謂五至○注凡言至心也○正義曰云凡言至者謂經中五事至者也云至於民也者君行五事至極於民云志謂恩意也者但志兼善惡此志下極於民故知是恩意也云詩謂好惡之情也者詩者詠歌所好者則美之所惡者則刺之是詩有好惡之情也君之與民上下共同故經云詩亦至焉云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謂自此志之所至以下五事皆是民之父母所行也云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者謂推其已之所有亦欲民之俱有若已欲恩愛民亦欲恩愛已有好惡民亦有好惡已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已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已所有與民共之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二

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

矣敢問何詩近之

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孔

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

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無服之喪也

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

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傲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謂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賜恤之則民傲之此非有衰經之服○其命依注音基宥音又逮大計反注同選宣面反匍音扶又音蒲匍音服又蒲北反傲胡孝反調疏敢問至喪也○正義曰此以三無子夏意猶未曉更問何詩近之夫子荅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者此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其詩云在上昊天有成實之命二后受之謂文武二君承受之成王不敢康言文武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基命宥密者夙早也夜暮

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寡也密靜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
行寬弘仁靜之化今此言以基為謀言早夜謀為政教於國
民得寬和寧靜民喜樂之於是無鐘鼓之聲而民樂故為無
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者此詩邶風柏舟之篇刺
衛頃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逮逮然安和不可選數有
威可畏有儀可象民則傲之非有升降揖讓之禮故為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
怨夫棄薄之辭也言凡人家有死喪鄰里匍匐往救助之
此記謂人君見民有死喪則匍匐往救之民皆傲傲之此非有衰經之服故云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

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於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詩之義其說有五也子夏曰何如孔

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
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
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
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
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
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

于孫子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

使民之微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施及以豉反反下同畜許六反聞音問下令聞并注同施易也並以豉反

疏子夏至孫子○正義曰此一節言子夏既聞三種起發之
事孔子曰何為其然也者子夏既聞孔子之言猶疑其未盡
故更問夫子而夫子荅云何為其然猶如是言何為如是
盡也言其義猶未盡○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者服習
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言猶有五種翻覆

說其義興起也。無聲之樂氣志不違者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志氣二云志氣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既發起也是從微至著威儀遲遲者初時但舒遲而已二則威儀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內恕孔悲者初則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注云孔甚也畜孝也。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畜孝祭統云孝者畜也故畜為孝也。子

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

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勞勞來。勞力報反注及下同來力代反子夏曰敢

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

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

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

九圍是湯之德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式

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

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昭音照本亦作

照湯齊依注音躋亦作躋子兮反詩如字日人實反齊側皆反注齊莊同詩作躋子兮反假音格注同遲直私反祇諸夷

反使王于况反下疏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德

參於天地夫子答以行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大

王之德今各隨文解之。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者

此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言天帝命此殷家世世行

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也。湯降不遲者降下也言

湯降下賢士不遲緩甚能速疾。聖敬日齊者言其聖敬之

德日升進。昭假遲遲者昭明也假暇也言湯以昭明寬

五

禮記卷五十一

五

五

五

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甚舒緩。上帝是祇者上帝天也祇敬也言天於是敬愛之。帝命式于九圍者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言天命湯之用事於九州為天子也詩之本注如此今此記注意言殷之先君施其政教奉行天命不敢違也至于湯齊者齊躋也躋升也言至於成湯升為國君湯降下政教不遲緩其聖敬之德日日齊莊昭明也假至也言湯之明德下至於民遲遲然安和不急疾此與詩注稍殊大畧同。注帝天至德也。正義曰帝天帝者恐有人帝之嫌故曰天帝降下也式用也釋言文假至也祇敬也釋詁文云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者以上云奉三無私下即引詩論湯之德言湯之明德下降於民。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遲遲安和是無私之事。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神。疏。天有至教也。正氣風霆音廷絕句風霆流形絕句。義曰前經云奉三無私次論湯德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者言天春生夏長秋殺冬

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事事做法以為教故云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者神氣謂神妙之氣風霆雷也神氣風霆流形謂地以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法則此地之生物事物感此以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法則此地之所有故事奉之以為教也故云無非教也。神氣風霆亦天之所有故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今屬於地者其實神氣風霆天地共有春秋冬夏是天之神氣既稱春秋冬夏故於地變言神氣但氣從地出又風。清明在躬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者欲將至謂其若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

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天
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
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
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者欲市志反注同萬息忠反
嶽音岳峻私俊反翰胡旦反徐音寒蕃方袁疏清明至德
反為之于偽反下川為嶽為皆同賢知音智疏也○正義
曰此一節明周之文武之德○清明在躬者清謂清靜明謂
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躬身○氣志如神者氣志
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嗜欲將至者嗜欲謂王位也王
位是聖人所貪故云嗜欲方欲王天下故云將至有開必先
者言聖人欲王天下有神開道必先豫為生賢知之輔佐○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此譬其事由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
為之出雲言文武將王之時豫生賢佐但文武之時無此生
生賢佐之詩故孔子引周宣王之詩生賢佐之詩以證之○
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者此詩大雅嵩高之篇美宣
王之詩嵩然而高者惟是五嶽其形高峻至于天○惟嶽降
神生甫及申者惟此五嶽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
也以甫侯申伯先祖伯夷掌嶽神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為
生申甫也○惟周之翰者翰幹也言申伯甫侯為周之楨幹
之臣○四國於蕃四方于宣者言此申甫為四方之國作蕃

屏又於四方宣揚王之德化此文武之德也者詩之所論當
此文武之德以文武無私所得賢臣唯遣為四方蕃屏及四
方宣揚威德不私為已是文武奉天無私之德也○注仲山
甫及申伯○正義曰案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
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刑謂呂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
四岳之祀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全別
此云仲山甫者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注在
前故以甫為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
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三代之王也必先令聞詩云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令善也言以名德善
聞天乃命之王也不

已不倦疏三代至德也○正義曰此一節總結三代以其
止也○疏無私故令聞不已○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
者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詩云明
明天子令聞不已者此詩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
天子謂宣王也令善聲聞不休已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
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已故云三代之德也案上
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孔子荅以三王之德奉三無私
此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所以前文唯云湯與文武

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為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也
但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湯與文武也
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弛施也協和也大
王之王之祖周道
將與始有令聞○弛徐式氏反一音式支反注同
皇作施大音泰注同弛施如字皇本作施布也

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承奉承不
失隊也起

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蹶居
疏弛其至德也○正義
曰此亦江漢之詩接

衛反徐音厥隊直媿反辟音避○
令聞不已之下詩本文云矢其文德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
德和協此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弛施也言大王施其文
德居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

坊記第三十
陸曰坊音防徐扶訪反經文皆同鄭云
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
也

失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
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

者也
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辟
匹亦反注同舊芳益反徐又音譬與音餘邪似嗟反

修昌氏反
又尺氏反
大為之坊民猶踰之
言嚴其禁尚不
能止況不禁乎

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命謂
教令

子言至坊欲○正義曰此一節發端起首揔明所坊之事但
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稱子
言之者以是諸章之首一篇揔要故重之特稱予言之也餘
章其意稍輕故皆言子云也諸書皆稱子曰唯此一篇皆言
子云是錄記者意異無義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
經共論一事每稱子云以此坊民或有一經之內發初言子
云唯說一事下即云以此坊民結之或有一經之內雖說一
事即稱民猶犯齒民猶犯貴民猶犯君或有每事之下引詩
書結之者或有一事之下不引詩書者如此之屬事義相似
體例不同是記者當時之意無義例也今各隨文解之○辟
則坊與者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譬如坊之凝水故云辟則坊
與但言坊字或土旁為之或阜旁為之古字通用也○坊民
之所不足者也釋立坊之義也言設坊坊民者為民行仁義
不足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者解不可無坊也聖人在

上大設其坊坊之而人猶尚踰越犯躐况不坊乎故君子禮以坊德者由民踰德故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也。刑以坊淫者制刑以坊民淫邪也。命以防欲者命法令也欲貪欲也又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也。子云小

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約猶窮也。喬音驕本亦

作驕下同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

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

差士有爵命之級。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為嫌。嫌口篳反。級音給。疏曰此一節明小人貧

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文使富不至驕貧不至

約。故聖人之制富貴也者既其置坊故聖人制為富貴貧

賤之法也不云貧賤畧其文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者此為

富者制法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

足至驕也。貧不至於約者此為貧者制法也制農田百畝

桑麻自贍比間相闕不令至於約也。貴不嫌於上者此為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

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眾家恒多作亂。好呼報反下同樂音洛又音岳幾居豈反又音譏。

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民之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茶音徒行下孟反惡烏路反下猶惡皆同。

故制國不過千乘都成不過

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

者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二丈為雉百雉

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乘繩證反下注同高古報反長直亮反下同。

疏子云至畔者。正義曰此一節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畔逆之事。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者言家族

禮記卷之五十一

衆多必致禍亂家族衆而得寧者普天之下其幾多人矣言
 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得寧如此三者言天下極少故云
 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此詩大雅桑柔之篇
 刺厲王之詩言民之惡者貪爲禍亂安爲荼毒之行以害於
 人民多如此故云上三事天下甚少。○故制國不過千乘節
 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百雉
 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注
 古者至之一。○正義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井出兵車
 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案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
 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
 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
 車一乘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
 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
 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
 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
 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司馬云五師爲軍則萬二
 千五百家爲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

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
 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
 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
 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
 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
 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
 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土一
 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土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
 革車十乘土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土千人
 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
 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
 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
 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
 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又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鄭注
 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但十里八里不同於上已釋此皆
 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
 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
 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摠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
 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

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人則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齋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甸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領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高一丈長三丈為雉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為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為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百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為節國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百里也云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為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二義鄭之此注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案鄭駁異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杜預同焉與鄭此

注異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五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夫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為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子云

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朝位

位也。別彼列反下。同朝直遙反下皆同。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

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

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

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

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

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為使民疑惑不

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詩云相彼

○僭子念反下同辟音避下同皆為于偽反。詩云相彼

盍旦尚猶患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

○相息亮反盍音禡徐苦盍反注同。子云君不與同姓

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同姓者謂先王先公

子孫有繼及之道者

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

時事唯在軍同服于。殺音試本又作弑。疏。子云至患

曰此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章疑

者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別微者微謂幽隱不

著當用禮以分別之。○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者言春秋之

義但書其卒不稱其楚越王喪葬之事謂書卒不書葬也若

卒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案春秋越子

卒經傳全無其事但記者據越稱王之後追而言之非當時

之事也。○禮君不稱天者謂諸侯之大夫家臣不得稱之曰天

公辟天子大夫不稱君謂諸侯之大夫家臣不得稱之為君

辟諸侯也。○恐民之惑也者所以不稱者恐民之疑惑也。○

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者鷓且是求且之鳥夜中而鳴以

求早且不可得也言人視彼求且之鳥欲反夜作晝是鳥無

識也求不可得之物人猶尚惡之況人上僭於君求不可得

之物以下亂上人惡之可知也。○注春秋至昆弟。○正義曰

所引春秋傳者案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卒公羊傳曰吳楚之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七

據臣下自稱已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官人汎例
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為其君布帶繩屨
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下曲禮云執
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也故左傳晉士句謂荀偃
為主云事吳不敢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者案
魯語云季孫問於公文伯之母曰主者亦有以御服乎是也
○注蓋且至眾也○正義曰此逸詩也言夜是闇時此鳥必
欲求明是求而不可得者也意欲反夜而為旦猶若臣之奢
僭欲反下而為上也○注同姓至服爾○正義曰云其非此
則無嫌也者謂非此先王先公子孫不有相承繼之勢則無
所嫌疑得同車也云僕右恒朝服者謂僕及車右身衣朝服
○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
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云唯在軍同服爾
者案春秋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旂又公羊成二
年鞏之戰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
軍同服○詩云至斯七○正義曰所引詩者小雅角弓之篇
刺幽王之詩言小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共相怨恨各在一方
不相往來又受爵祿不肯相讓行惡至甚至於滅亡引之者
證上每事須讓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則亂益亡

亡無也。子云自此以下本或作子曰。

故君子與其使

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已勝

祿則近廉。近附近之近。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

而就賤民猶犯君

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簪豆。有加重秩異者。觴音傷衽而審反。

又而鳩反。上時掌反。

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

至于已斯亡

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好呼報反。

子

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寡君猶言少德之君

謙言之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僭

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

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借音

佩下及注同偷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此衛夫人定姜

音偷本亦作偷

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術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畜許

六反注同毛詩作勗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為莊姜術若且反

以此坊民民猶借

死而號無告

死者見借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號戶羔反注同寃於苑反

疏

子云至無告。正義曰此一節明坊人借死嚮生之事。利

俱得君上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者謂在上以此化

亡在外存謂存在於國內若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

與國內存者。則民可以託者謂在上以此化民民皆仁厚

皆可以大事相付託也。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此邶

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之詩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

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引詩以勗為畜鄭

又以為衛定公大夫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術是為獻

公獻公無禮於定姜欲令獻公當思念先君以畜孝於寡人

號呼無所控告。注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正義曰

偷謂苟且言人既不苟且棄借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正義曰

薄信著矣。注此衛至寡人。正義曰云此衛夫人定姜之

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

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飾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案鄭志答曰昃橫云

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

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

而賤祿則民與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與藝

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與賢者能

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技其綺反注同咨力刃反又力鎮

反

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

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

其言君子則後言先
行其行二者相互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酌猶取也

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施始政反下同故君子

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

難。益音利又音類難乃且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民謂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詢音荀芻初俱反蕘如遙反疏

子云至芻蕘。正義曰此一節論上取民心則民報禮重之事。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者酌取也言在上人君取下民之言以為政教既得民心民皆喜悅則在下之民仰君之德

如天敬此在上所施之恩澤言受上恩澤如受之於天尊之也故云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者若在上不取民

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下不天上施則亂者言在下之民若不仰君如天敬此在上則施之恩澤雖有君

恩而在下不領則禍亂之事起也。民之報禮重者以君子

在上用信讓以臨百姓則民之報上之禮心意厚重能死其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言厲王不用賢人之言故詩人刺之云先民謂先世之君王將有政教之言必先詢謀採於芻蕘之賤者引之者證上酌民

言之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

筮履無咎言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爭爭鬪之爭履如字毛詩作體女音汝 子云善則稱人

下及下文皆同嚮許亮反本亦作鄉 子云善則稱人

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

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

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子云善則稱君

度徒洛反注同毛詩作宅鎬胡老反 子云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

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

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

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

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

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於音烏下火吳反注同子云善則

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

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大音泰本亦作泰注同疏云

至無良○正義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事凡有三節上經論與凡人次經論臣於君下經論子於親各引詩

書以結成之其經首皆言子云○詩云考卜惟王至武王成之者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詩考卜惟王者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度是鎬京者度謀也言所以卜者謂謀居是鎬京惟龜正之者謂龜能正其吉兆○武王成

之者謂築成都邑○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者嘉善也猷道也言爾有善謀善道則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者言先告君於內乃順行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者言此善謀善道惟是我君之德也○於乎是惟良顯哉者既推德於君又歎美君德云於乎是君德惟良善顯明哉○泰誓曰至予小子無良者克勝也武王云我之克紂非我武惟我文考無罪於天為天所佐若紂克於我非我文考有罪惟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致敗也○注此臣歸美於君○正義曰下經始據臣之於君此經據凡人相於而云歸美於君者以歸美於君詩無其證故引此惟龜正之歸美於君以證之○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正義曰知君陳蓋周公之子者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以伯禽周公元子既封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弟也○注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正義曰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鄭謂篇中有此經之語但其事散亡

親之過而敬其美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弛式氏反注同論

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以已善駿親之過

○駭邦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高宗殷王武丁也名

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謹依注音歡火官反

樂音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

謂孝矣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鄂五各反本又作諤諤音悅復扶又反詩

云孝子不匱匱乏也孝子無乏止子云睦於父母

之黨可謂孝矣睦厚也黨猶親也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

弟交相為瘡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也交猶更瘡病也○綽昌灼反裕羊樹反瘡羊主反更古衡反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君子以廣孝也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已位等○衣於

既反差初賣反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

辨辨別也養羊尚反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同位尊卑等為

其相襲為干偽反下專為同衰息列反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也辟君也

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襲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厥辟不辟並必亦反注同子云父

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

歎孝上掩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鶴而注反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民謂天子諸侯也○長

丁丈反注及下事長同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主也

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

有所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疏

稱親則民作孝故此一節廣明為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

忘孝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弛其親之過者弛謂棄忘若

親有過失孝子棄忘之不藏記在心也高宗云者此尚書

說命之篇論高宗之事故言高宗云高宗非書篇之名三年

其惟不言者在父喪三年之內其惟不言政教言乃謹者

謂三年服畢之後言論政教天下皆歡樂也注高宗殷王武

丁也名篇在尚書正義曰案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說命

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而鄭云名篇在尚書序有高宗

上以此二言與書之文不同者鄭不見古文尚書序有高宗

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

尚書子云至不匱正義曰詩云孝子不匱者是大雅既

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告大平之詩言孝子行其道不有匱

乏之時子云至為痛正義曰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者言

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為孝故君子因此親睦之道以會聚

宗族為燕食之禮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此詩小雅

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不親宗族故父兄刺之令善也

言此有德之人善於兄弟故綽綽然而有寬裕不令兄弟

交相為痛者痛病也言無德小人不善兄弟交相為病害

注車於至位等正義曰以父之執友得乘其車不得衣其

衣以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知今與已位等者

若尊卑懸絕假非執友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已位等也

父之執故不可衣其衣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正義

曰此尚書太甲三篇伊尹戒太甲之辭厥其也辟君也忝辱

也言為君不自尊高而與臣子相褻則辱其先祖也若為人

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辱累其先祖故鄭注云君父

之道宜尊嚴也此則因君見父耳子云至其親正義曰

示民有事也者言所以祭祀有尸宗廟有主者下示於民有

所尊事故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者言人君脩立

宗廟恭敬祀事者下子云敬則用祭器

敬於民追孝於親也音軌劔音刑食音嗣下文食禮同盤步于反孟音于故

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言不及禮而不行

音軌劔音刑食音嗣下文食禮同盤步于反孟音于

故

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言不及禮而不行

故

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
減之是不敬。菲芳鬼反薄也去起呂反 故食禮主人

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

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

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

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饋其位反禴音

藥寔時力反易作實與音餘。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 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此示民民猶

觀威儀講德美。肴戶交反

爭利而忘義疏 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為敬行義之事。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者菲薄也言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

不行。不以美沒禮沒過也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沒

過於禮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者東

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也紂之國中奢而慢禮雖殺牛以祭不

如西鄰文王國中以為禴祭但殺豕而已以其祭儉而恭敬

故也。寔受其福寔實也言寔為神所加福祐。詩云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者此大雅既醉之篇言成王祭祀合於禮儀既

盡也言君臣上下盡醉以酒至於祭之末觀十倫之義盡飽

以德。注東鄰至信矣。正義曰東鄰謂紂國中也既云東

鄰西鄰揔據一國之辭非唯紂文王一身而已故云國中言

一國皆然也云此辭在既濟者是既濟九五爻辭也鄭注易

九五曰互體為坎也又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

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此注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

豕與此文異又注云離為牛是東鄰之祭殺牛也則鄭之易

注九五爻有坎有離此注揔論既濟之卦下體為離上體

為坎與易注不同者但易含萬象俱得明義也此據一國風

俗奢儉故舉豕牛以言之不得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

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戒謂散齊

也承猶事也。齊側 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

皆反注同散悉但反 淫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 尸飲三衆

下示不淫也 酒尚質不尚味。醞音醞

下示不淫也 酒尚質不尚味。醞音醞

下示不淫也 酒尚質不尚味。醞音醞

下示不淫也 酒尚質不尚味。醞音醞

下示不淫也 酒尚質不尚味。醞音醞

下示不淫也 酒尚質不尚味。醞音醞

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言祭有酒肉羣昭羣

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昭常通反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卒盡也獲得也言在

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度如字法度也徐涂洛反疏曰此一節明祭祀恭

敬之義使禮儀各得其所。七日戒者謂散齊也。三日齋者謂致齊也。承一人焉以爲尸者謂承奉一人焉尊之爲

尸也。示民不淫也者淫猶貪也然醴齊醢齊澄酒味薄者在

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者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

少是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者謂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

民相親睦也。故堂上觀乎室者沈重云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堂下觀乎上者謂在堂下之人

觀看於堂上之人以爲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者此小雅楚茨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古之

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注澄酒至尚味

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玄酒

在室醴醖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

爲沈齊酒爲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

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醖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

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醖在戶爾。

注主人至獻賓。正義曰知主人主婦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禮特牲文也。子云賓禮

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

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遠之所以崇敬也降或爲堂。雷力救反飯扶晚反牖音酉。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既葬哀而哭踊

於是弔之。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

壙苦晃反。

禮記卷五十一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疏

子云至葬者。

正義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備之事賓禮每進以讓者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禮每進以讓。死民之事也吾從周者上既云殷周弔節不同孔子明言所從之事故更言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言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情猶未盡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後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

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

喪曰殺其君之子受天齊及其君卓

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

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爭爭鬪之爭下民爭同殺音試注及以此坊民子猶有

弑其父者

弑父不子之甚

疏

子云至父者。正義曰此節明

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也。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沒喪不稱君者沒終也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者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弑是踰年稱君。注云謂反哭時也。正義曰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葬於墓又云薨而不葬者即云升自客階承葬文之下故知反哭時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注春秋至君矣。正義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弑而經書弑其君是史之策。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

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

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圍也○弟音悌鄭段徒亂反本亦云鄭叔段也遲直志反而為喪父三年喪于偽反圍魚呂反晉惠公太子懷公名

君二年示民不疑也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父

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

也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

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

示民不敢有其室也臣亦統於君父母在饋獻不及

車馬示民不敢專也車馬家物之重者○以此坊

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疏曰云至其君○正義

之道○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者用孝以事君用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

相敬若鄭叔段貳君於兄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君子謂國君之有君在不謀欲仕官若謀仕官似嫌為政之遲故欲速為仕也○唯卜之日稱二君者二當為貳謂副貳也謂君有事故不得親臨卜筮其嗣子為君而卜其辭得稱君之貳某告龜筮也○示民不疑者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喪君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注自貳至圍也○正義曰案隱元年左傳稱鄭莊公弟共叔段封於京邑請西鄙北鄙貳於已段又收貳以為已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國中不堪更有副貳之君是段之自貳於君也云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者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而適子為君卜也云二當為貳者小二是一二之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二故轉二為貳也云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者言嗣子於他餘事皆不得自稱君之貳惟代君臨卜之時得稱君之貳某所以然者敬重卜之神靈不敢私顧父子之嫌若不稱君貳無緣代君而卜辭窮不得不稱君貳故也此謂世子對君自稱也王肅不曉鄭旨乃引傳云太子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圍也者鄭以書傳無世子為君卜稱貳之文故引僖公十五年左傳之文

以證君貳之事與此經文不正相當取其一邊耳惠公獲於秦者案僖公十五年傳稱晉惠公被秦伯所納既而背秦秦伯伐之戰於韓被秦所獲命其大夫歸立其子圍為君稱卜副貳之子圍合為君

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此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

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贄音至見賢遍反好呼報反先財而後禮則

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

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饋不能見

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遺于季反下遺民同內音納又如字易曰不耕穫不菑

畚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畚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畚三歲曰新田

戶郭反菑側其反畚音餘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也言務

得其祿不務其事疏子云至賤行正義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禮

之先幣帛也謂相見之禮先於幣帛言先行相見之禮乃後用幣帛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者先相見是先事而後幣帛是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者利貪也若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財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者辭謂辭讓言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已情則有利欲故民為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者饋遺也視納也言君子之人於有饋者饋遺已者已若疾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畚凶此易無妄六二爻辭無妄震下乾上六二既在震卦居中得位宜合仕者謂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得往仕是道之不行雖食其祿猶不耕穫刈不菑畚田無功得物是其凶引之者證貪財之事注田一至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孫炎云始菑殺其草木二歲曰新田孫炎云新成柔田也三歲曰畚孫炎云畚舒緩周頌傳亦云三歲曰畚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詩云

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言穫者之遺餘摺拾

所以為利穧子賜反又才計反摺君運反拾音十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

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食四時

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詩云采葑

采葑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葑蔓菁也陳宋之間

謂之葑葑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葑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若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

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葑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

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葑芳容反葑芳尾反蔓音萬徐音蠻菁音精又子丁反菑音富又音福并必政反

又如字下同商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

其身疏坊民之事也○不盡利以遺民者言君子不盡

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者此詩小雅大田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無道於寡不能

自存故陳明王之時陰陽和調年歲豐稔田稼既多稜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爲利

引之者證以利遺民者也○食時不力珍者力務也言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務求珍羞○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者言大夫無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不得殺犬坐其皮皆謂不貪其利以厚已也○詩云采葑采葑無以下體者此

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已故以此言恨之言采其葑落色衰并棄其夫婦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者如此則

道德音聲無相乖違則可與汝同至於死詩之文義其理如此今此記者引詩斷章爲義凡有二意一則云采此葑非之

菜但采其葉無得并采其下體之根莖言根莖雖美不可并取則是不盡取其利當遺與於下二則云采其葑非之菜

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遺事之善如此則德音莫違與汝同無以一處之惡并棄其遺事之善如此則德音莫違與汝同

至於死作記者據其根善則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據其根惡則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注云葑蔓菁至棄也○正

義曰案詩傳云葑須也爾雅釋草云須葑葑陸機云又謂之葑吳人謂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云葑當類者釋草云

葑葑郭景純云葑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色可食云采葑非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若則

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者鄭之此注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

禮記疏卷五十一

禮記疏卷五十一

禮記疏卷五十一

利之事則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當解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
德之音無有乖違民之及君可同至於死今鄭以下所注更
別主一義與記意稍乖云此詩故親今疏者此鄭別解詩義
以注記之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親今謂交友相於所以云
故親今疏云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者此謂根惡但取葉處
一善而已不棄其根也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者謂一人身
上既有善處亦有惡處不可以惡處并棄其善也論語云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鄭引之者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鄭
此注前釋正合記文鄭之後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
釋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詳

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

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

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

無別也

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

待幣○媒音梅注同

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獻猶進也詩

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

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

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執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

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柯古何反斧柄取七樹反後皆同從子容反注同橫行治其田本亦作遊行治其田
疏子云至父母○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易以鼓反
此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夫禮坊民所淫者淫貪也言禮者坊民所貪欲之事知其非直是坊民淫泆而云貪者以文云所淫稱所是所貪也若其淫泆則當云坊民淫不須無嫌○以為民紀者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為民之綱紀也○民猶有自獻其身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其身以求男者○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此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者執種也橫行也言將種麻如之何必須橫行耕治其田然後得麻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厚猶遠也○不取如字又七樹反
故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

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

以此

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

子卒

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全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

字○去起呂反

疏

子云至子卒○正義曰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為妻之事○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之者妾既卑賤不可盡知其所生本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即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也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簡牘雜記則有之故論語云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其死曰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氏書其且字又沒其薨而畧言卒而已皆為同姓諱之鄭與何休皆以諱取同姓而書卒左氏則以不成喪故稱卒與鄭何異也○注孟子至且字○正義曰若既筭而字子云禮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

非祭男女不交爵

交爵謂相獻酢

以此坊民陽侯猶

殺繆侯而竊其夫人

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殺音試注同

一音如字繆音穆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廟直疏子云至之禮○正義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遙反祀不得相集會也○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言唯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以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是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人得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及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裸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酢是也○注同姓至未聞○正義曰言同姓者則上文云君不與同姓同車是也云其國未聞者唯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又案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

人攝獻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且王於同姓雖為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裸后與王俱裸則上公相於與王同也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裸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裸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謂異姓也內宰職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也自陽侯殺繆侯後其后夫人獻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遂廢並使人攝也

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見賢遍反注及下同辟音避

遠于萬反下遠色同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

不人其門喪大病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

云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好

呼報反下諸侯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不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

及注同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捕蒲布反中網丁仲反故君子遠

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

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御婦人則進左手

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篚音匪御者右手在前左手則身微背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

不與同席而坐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寡

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媚畧之也問增損

而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亂族犯非如匹也○泆音逸本

已又作佚同如匹疏子云至於族○正義曰此一節更申明

音配一音如字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泆之事○諸

侯不下漁色漁色謂漁人取魚中網者皆取之譬如取美色

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故云漁色諸侯當外取不得下

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嚮內取國中似漁人之求魚

無所擇故云不下漁色○御婦人則進左手者以御者之禮

婦人在車上左廂御者在婦人之右進左手謂左手在前轉

身向右微偕婦人○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者謂不問其疾

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
故不丁寧但畧問增損而已
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
舅姑妻之父母也妻
之父母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
無違命母戒女曰母違宮事○迎魚敬反○
婦猶有不至者
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
恐其有違而致之也○父音甫
子以授壻者謂親迎之時壻見於舅姑舅姑謂婦之父母也
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則昏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母違宮事是也恐事之違者謂恐此女人於昏事乖違故親以女授壻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節

子夏覆五至三無之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覆下有問字

子夏曰民之父母節

惠棟按宋本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合上節為一節

敢問何為以下合下節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十一字為一節

敢問至五至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民有禍害

閩監本同毛本害誤哀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節

敢問至喪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密靜也

閩監本同毛本密誤寧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節

威儀遲遲

各本同石經遲遲作遲遲

起猶行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作從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子夏至孫子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夏曰三王之德節

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無於字岳本同嘉靖本同

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無於字

日月無私照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私昭云本亦作照

湯降不遲

各本同石經遲作遲

昭假遲遲

各本同石經遲遲作遲遲釋文亦出遲遲

上帝是祗

閩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並同監毛本祗誤祗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是祗

子夏至德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清明在躬節

嗜欲將至

石經同閩監毛本嗜作者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嗜欲按此本注亦作者嘉靖本初作者後改

嗜

嵩高惟嶽

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惟作維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

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惟嶽下惟嶽惟申並同

惟周之翰

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

叔剛本並作惟周

四方于宣

各本同石經同毛本方誤國

清明至德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無此生生賢佐之詩

惠棟按宋本不重生字是也閩監毛本無此生作無此先生

此詩大雅嵩高之篇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嵩作崧下按詩嵩高之篇同

掌四岳之祀

閩監本同毛本祀誤事惠棟按宋本亦作祀岳作嶽

弛其文德節

弛其至德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大王居邠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邠作邠

大王之德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終記云凡三十九頁

坊記第三十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

子言之君子之道節

命謂教令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並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令誤命

子言至坊欲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小人貧斯約節

士有爵命之級

閩監毛本嘉靖本並同惠棟按宋本級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子云至益亡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貴謂卿士之屬也

閩監本同毛本謂誤為

子云貧而好樂節

子云貧而好樂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同毛本云誤曰

恒多作亂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作作為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高一丈長二丈為雉

毛本二作三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閩監本同

革車十乘士一百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一字衛氏集說同

云子男之城方五百里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百字衛氏集說同

子云夫禮者節

惠棟按云子云夫禮節子云君子節子云觴酒節宋本分民猶犯君之上

為一節

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殺云本又作弑

唯在軍同服于

惠棟按宋本于作爾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

並誤

子云至患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云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

閩監本同毛本也下有者字

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言作云

諸侯亦稱下曲禮云

惠棟按宋本有主字此本主字脫閩監毛本脫下字

主者亦有以御服乎

惠棟按宋本作主亦有以語肥也此本主下衍者字語肥也誤御服

乎閩監毛本同

取號之旂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取誤取監毛本取誤助

詩云至斯亡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按此節疏文一則此本誤接是在軍同服之後閩監毛本移

置詩云民之無良節經注之下是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節

惠棟按云詩云民之無良以下宋本另為一節

至于已斯亡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

子云利祿節

禮記卷之五

言不偷於死亡

各本同釋文出不偷云本亦作偷。按說文有偷無偷

子云至無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欲令獻公當思念先君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思誤須

按鄭志荅曰炅模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曰字炅作晁段玉裁按云炅字是也曰字衍盧文弼按云前俱作炅模

注記時孰就盧君

惠棟按宋本無孰字是也此本孰字誤衍閩監本同毛本就上衍孰字尤

子云上酌民言節

民受之如天矣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受作愛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

本同

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泄作菴

子云至芻蕘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善則稱人節

言女鄉卜筮

各本同釋文出嚮卜云本亦作鄉。按經傳多作鄉嚮俗字

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二于並誤於

子云至無良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有三節上經論與凡人次經論臣於君

閩監本同毛本三誤二次

誤此

泰誓曰至予小子無良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泰作太

無罪於天為天所佐

閩監本同毛本為誤惟佐誤助

此經據凡人相於與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於誤

以歸美於它人於字閩監本同毛本它作他惠棟按宋本無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節惠棟按云子云君子節宋本分從命不忿至孝子不

匱為一節睦於父母至交相為養為一節於父之執至廣孝也為一節小人皆能養至黍厥祖為一節父母在至教民追孝也為一節以此坊民二句合下敬則用祭器為一節

弛猶棄忘也閩監毛本同岳本棄作弃衛氏集說同

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識作記考

文引古本足利本作識

微諫不倦者閩監毛本嘉靖本岳本同考文引宋板者作君衛氏集說同

綽綽寬容貌也閩監本嘉靖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容誤裕

交猶更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更下有也字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謂今與已位等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今字

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各本同釋文出孺子

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閩監毛本同石經猶下有有字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嘉靖本

衛氏集說並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有有字

脩宗廟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並同毛本脩作修衛氏集說同

有事有所尊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並同惠棟按宋本尊事作事也衛氏集說同

子云至其親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各依文解之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依作隨

子云敬則用祭器節

盤孟之屬爲燕器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孟誤于釋文出孟云音于

子云至忘義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七日戒節

示不淫也

惠棟按宋本示下有民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脫民字

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民字

而獻酬之

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酬作醕考文云宋板醕作酬疏放此

子云至卒獲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知主人主婦賓獻尸

閩監本同毛本賓上有上字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節

周於送死九備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尤誤猶

子云至葬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升自客階節

子云至父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云謂反哭時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云字

子云孝以事君節

子云至其君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國君之有君在

惠棟按宋本有上有子字閩監毛本脫有字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節

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祿誤樂疏

而後祿也者放此

謂所執之贊

閩監毛本同岳本贊作摯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贊

子云至賤行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民為爭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為字衛氏集說亦作故民爭也

此易無妄六二爻辭無妄

閩監本同毛本二無字並作无

猶不耕獲刈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刈誤割

無功得物

閩監本同毛本得誤德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節

子云君子

各本同石經同毛本云誤曰

是不無故殺之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不無故作無故不衛氏集說同

菲當類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當作藟惠棟校正義同

苦則棄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棄作弃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下則不棄也同

子云至其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陸機云又謂之菴

閩監本同毛本機誤機

與記意稍乖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記誤已

子云禮非祭節

子云至之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反作又是也

其后夫人獻禮遂廢

閩監本同毛本后作後

子云寡婦之子節

大故喪病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病作疾宋監本衛氏集說同

疾時人厚於色之甚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於誤與考文引宋板亦作於

象捕魚然各本同釋文出猶捕

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岳本嘉靖本同毛本背誤借衛氏集說背作備考文

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各本同毛本不字誤倒在十年上

嫌思人道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四字闕

問增損而已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本闕而已二字按二字當二空闕閩

監本誤四空闕

民猶淫泆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毛本泆作佚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淫泆云木又作佚。按泆佚字在通

通用

諸侯不下漁色漁色謂漁人取魚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監本侯不下漁色漁

色謂八字闕毛本侯字有七字闕閩監毛本漁人並誤

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

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九字闕

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嚮國中取卿大

夫士八字闕閩監本得字同毛本得誤當

似漁人之求魚無所擇故云不下漁色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無所

擇故云不下漁八字闕求魚誤求漁

以御者之禮婦人在車上左廂御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婦人在車

上左廂御八字闕

謂左手在前轉身向右微偕婦人。婦人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身向右微偕婦人。八字闕

謂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但

略問增損而已惠棟按宋本同略問作問其考文引宋板亦作略問閩監毛三本所委曲若問

其委曲故不丁寧但問其增十六字並闕按毛本空闕廿八字誤也

子云昏禮節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

戒女曰毋違宮事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無作毋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之父為外舅

妻之母無違命母戒女曰毋十六字闕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

之也

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本父如宋致女是時恐其有違而致之十四字闕

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者謂親迎之時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毛本子以授壻者謂親七字闕考文引宋板舅姑二字不重

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婦

之父母承奉女七字闕

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違命母戒女曰

毋七字闕

恐事之違者謂恐此女人於昏事乖違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謂恐

此女人於昏乖八字闕按毛本有空闕九字誤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五經五千五百八十三字注四千七百五十四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五經五千五百三十二字注四千六百六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二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中庸第三十一

陸曰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

之德也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

別錄屬通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天命謂天所命

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微之是口教。率所律反知音智下知者大知皆同放方往反微胡教反。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猶道路也出入動

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離力智反下及注同惡音烏。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

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與離道。睹丁古反恐匡勇反注同音閑下同。

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小人於隱

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

佔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為之。見賢遍反注顯

字佔勅廉反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

天下之達道也

由生政教自此出也。樂音洛注同中

丁仲反下注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疏天命至育焉。正義曰此節明中庸之

於道。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

云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脩行此道以教於下是脩道之謂教也。注天命至曰教。正義曰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性命案易乾象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云木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為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為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知亦所含者眾故云土神則知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者鄭以通解性命為一故不復言命但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畧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銀印錄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銀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

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為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為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為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道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脩行仁義禮知信以為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於人人行於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礙難不通猶善道須臾離棄則身有患害而生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於其所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況其惡事睹見而肯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恒常戒於其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恒懷恐懼之不睹不聞猶須恐懼況睹聞之處恐懼可知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於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

微之所也。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獨居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云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相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

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

然亦自以為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忌憚徒且反忌畏也。憚難也。難乃且反行下孟反。子

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

久行。中庸其至矣乎一本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鮮息淺反下及注同罕胡坦反希也少也

子曰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

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為之中。知音智

子曰道其

不行矣夫

閔無明君教

疏

仲尼至矣夫。正義曰此一節是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

中庸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鮮能行之。君子中庸者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為常故云君子中庸

之。小人反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為常是反中庸也。君子為中庸容貌為君子心行而時節其中謂喜怒哀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

說小人反中庸之事言小人為中庸形貌為小人而心行無所忌憚故云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將此以為常亦以為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前既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歎中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

極美乎。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為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者此覆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輕於道故過之以遠於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顯明我亦知其所以也。賢者過之不肖

者不及也言道之不行為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

明為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

不肖是賢勝於智不肖勝於愚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

異義云張華辨鮮師曠別薪符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

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子曰道其不行

久矣夫者夫子既傷道之不行又哀閔傷之云時無明君其

道不復行也。注反中至庸也。正義曰反中庸者所行非

中庸者言用非中以為常是反中庸故云所行非中庸云亦

豐已流卷三

四

自以為中庸也解經小人之中庸雖行惡事亦自謂為中庸云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解經君子而時中云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者解經小人而無忌憚既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邇近也近言而善易

以進人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

與音餘下強與皆同好疏子曰至舜乎正義曰此一經呼報反下同易以鼓反

而後至於中庸也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其斯以為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為舜注舜之言充也正義曰案諡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云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

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罟音古罔之摠名獲胡化反尚書傳云捕獸機檻陷陷沒之陷阱才性反本或作窞同阱穿地陷獸也說文云窞或為阱字也

疏子曰至守也○正辟音避注知辟辟害皆同期音基○

知之人行中庸之事子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罟網也獲謂柙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為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遠辟似無知之人為嗜欲所驅罪禍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而心行亦非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期市一月而守之如入

陷阱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拳拳奉持之貌○拳音權又起阮反徐羌權反

豐已流卷廿三

五

鷹徐音應又於
陵反奉芳勇反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

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言中庸難為之難。蹈音

悼又徒。疏。子曰至能也。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明顏回

報反。中庸言中庸之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言顏回選擇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

拳拳然奉持之膺謂智膺言奉持守於善道弗敢棄失。子

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

○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尚可履蹈而行之。○中庸不

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猶可為之唯中庸之道不

可能也為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中庸難為之難也。子路

問強。強勇者所好也。○強其

良反下同好呼報反。子曰南方之強與北

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辭

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女

音汝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

居之。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

犯而不校也。○校交孝反報也。衽金革死而不

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猶席也北方以剛

又而煇反。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

厭於艷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

至死不變強哉矯。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

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或為

色。矯居表反下同倚依彼反徐其蟻反。疏。○正義曰此

一節明中庸之道亦兼中國之強子路聞孔子美顏回能擇

中庸言已有強故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否庾氏云問強

中之中庸者然此問之亦如論語云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

是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者抑語助

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

路言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為南方為北方為中

國女所能之強也子路之強行中國之強也。○寬柔以教不

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者反問既竟夫子遂為歷解

卷之五

六

令人有無道加己已亦不報和柔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者衽臥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沖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流移也。矯亦強貌也。不為南北之強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強哉形貌矯然。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中正獨立而不偏倚志意強哉形貌矯然。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者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形貌矯然。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強哉形貌矯然。注此抑至強貌。正義曰此抑女之強也何以知之上文既說三種之強又見南方之強又見北方之強唯抑而之強未見故知此經所云者是抑女之強也云流移也者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者國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今不改變已志以趨會於時也云矯強貌者矯是壯大之形故云強貌也。子

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讀如攻城攻

其所傳之僚僚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恥之也。僚音素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皆同侷久委反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

能已矣

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為時人之隱行。汲音急隱行下孟反。

君子依

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言可隱

者當如此也唯舜為能如此。遯本又作遁同徒頓反。

君子之道費而隱

言可隱之節也

費猶倦也道不費則任。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注同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

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

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

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以與音預注皆與之與以其與同好呼報反故與音餘 天地

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况於聖人能盡備

之乎○憾本又作感胡暗反注同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

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

知行也聖人盡兼行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

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鳶悅專反字又

作戴戾力計呂結二反躍羊灼反著張慮反下同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造在老反

疏

至天地○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初則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吾弗為之矣者取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為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備之備○正義曰司馬法

文言身隱而行儼譎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猶如人行於道路半途而自休廢廢猶罷止也○吾弗能已矣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途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注不為時人之隱行○正義曰謂作儼譎求名是也君子以隱終始行道不能止也○君子至能之○言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值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為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於世不為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注唯舜為能如此○正義曰知者史記云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是不見知而不悔○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儼也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言天下之事千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知其善惡若芻蕘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以行之至極故也前文據其知此文據其行以其知行有異故別起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夫婦之愚行之難故此經

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於愚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既是至極，故聖人有不能也。注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正義曰：士冠禮云：其饗冠者，贊者皆與謂于與也。云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者，即愚夫愚婦有所識知，故也。與語助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於理為難，大小兼包，始可以備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語說也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若說細碎小事，謂愚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注聖人盡兼行。正義曰：謂兼行大小之事，小事則愚夫愚婦所知，行大事則先王之道，前文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此云：大事聖人兼行之者，前云有所不知，不能謂於小事不勝匹夫匹婦耳。非謂大事不能也。故此云：盡兼行之。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者，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鸛飛戾天，是翔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鸛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

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言雖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子曰道

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言道即

人人不能行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為

遠，人人尚遠之，明為道不可以遠。故君子以人治人，

改而止。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忠恕違道

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違猶去也。君子之

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

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聖人而曰我未能明

人當勉之無已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

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

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為人法從禮也

君子胡

不慥慥爾

君子謂眾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慥七到反行下孟反應於陵反舊音應對之

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皆係

讀為素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難乃旦反下同。

在上位不陵

下在下位不援上

援謂牽持之也。援音園注同。

正己而不求於

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

諸己小人求諸人。己音紀怨於願反又於元反下及注並同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易以致反注同徼古堯

反疏

子曰至微幸。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離於人身但人能行之於己則是中庸也人之為道而

遠人不可以為道言人為中庸之道當附近於人謂人所能

行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晚而視之猶以為遠

此幽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

博三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

晚而視之猶以為遠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

法於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為遠明為道之法亦不可

以遠即所不願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願於下無以事上況

是在身外於他人之處欲以為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於身

而求道也。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

禮記卷之五十五

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
休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已亦不能是行道
在於己身也。忠恕違道不遠也。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
欺物恕於人也。忖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道不
遠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諸於也。他人有一不
善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願亦勿施於人。人亦不願故也。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言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
之於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人聖人猶曰
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無已。所求乎臣以忠事己已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
如已。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已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
中事只是全臣道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欲求朋友
以恩惠施己則己當先施恩惠於朋友也。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庸常也。謂自修己身常以德而行為常以言而謹也。有所
不足不敢不勉謂己之才行有所不足之處不敢不勉而行
之。有餘不敢盡謂己之才行有餘於人常持謙退不敢盡
其才行以過於人。言願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願視於行。
行願言者使行副於言謂恒願視於言也。君子胡不慥慥
爾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既願言行相副君子
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至行乎患難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
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鄉
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則行道
於貧賤謂不諂不媚也。鄉夷狄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
雖隨其俗而守道不改鄉患難之中行道於患難而臨危不
傾守死於善道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言君子所入
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若身處
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
行富貴之道。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
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
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
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己而行不
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己者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之
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
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甘為不得上怨天下尤人故
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謂
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
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以惡自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
求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曰正棲皮曰鵠。正音征注同。鵠古

毒反注同。正鵠皆鳥名也。一日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棲細兮反。君子

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也。辟音譬。下同。邇音爾。卑音婢。又如字注同。詩曰：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

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始呼報反。翕許急反。樂音洛。下及注同。耽丁南反。帑音奴。子孫也。本又作孥。同。尚書傳毛詩箋並云：子也。杜預注左

傳云：妻子也。應應對之。應和胡臥反。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疏：子曰：至妻帑。正義曰：以上雖行道在於己身故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以射譬之。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

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人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己。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於身然後能被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所云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得如似鼓彈瑟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盡皆翕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為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正義曰：因上和於遠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已。子曰：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

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優之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洋

音羊傍皇薄剛反謂左右也徐方岡反優徐於愷反又音愛。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

敬而已況可厭倦乎。格古百反度待洛反注同矧詩忍反注同射音亦厭於豔反字又作厭下同盡子忍反夫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揜音掩於檢

反此夫音扶。疏。子曰至此夫。正義曰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相和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中庸之道與鬼神

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有所遺言萬物

無不以鬼神之道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明猶絜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戒明絜盛

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

神之形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左右想見其形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也思辭也

矧況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懈倦故云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恒須恭敬況於

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夫微之顯者言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

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也。誠之不可揜者言鬼神誠信不可揜蔽善者必降之以福惡者必降之以禍如此夫者此詩

人所云何可厭倦夫語助也此鬼神即與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案彼注木火之神

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

雖說陰陽鬼神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也。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保安也。故大德必

與其音餘。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名令聞也。聞

也。聞

音問下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其質性也篤厚

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栽讀如文王初載之栽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益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為茲覆敗也栽依注音災

將才反注同植也培蒲回反覆芳詩曰嘉樂君子憲

伏反載之載並音災本或作哉同

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

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嘉戶嫁反詩本作假音

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憲音顯疏子曰至受命○正義曰

注同一音如字佑音祐下注同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

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子孫保之者師說云舜禪與禹

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

故大德必得其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如

孔子有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王錄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

案援神契云丘為制法主黑綠不代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

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孔演圖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

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天下法是也必得其壽者據舜言

之而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焉材謂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

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

而舜受禪也○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殖也培益也言道

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傾者覆之者若無德自取

傾危者天亦因而覆敗之也○注栽讀至曰栽○正義曰栽

讀如文王初載之栽者案詩大明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彼

注云載識也言文王生適有所識天為之生配謂生大如此

載為栽殖者載容兩義亦得為識亦得為殖此對傾者覆之

故以為殖云築牆立板亦曰栽者案莊二十九年左傳云水

昏正而栽謂立板築也○詩曰嘉樂君子憲令德○此大

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憲憲興盛之貌詩人言善

樂君子此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案詩本文憲憲為顯顯

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宜人受祿

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

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助也保安也

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為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證大德

必受命之義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則舜之為也

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

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武王纘大

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

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

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曹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纘徐音纂哉管反大音泰下及注大王皆同壹戎衣依注衣作殷於巾反謂一用兵伐殷也尚書依字讀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胃與直救反下音餘武王末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

未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

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未亡過反追王于況反注追王同期音基注同組音祖細古闔反組細大王之父也亦曰諸整整音置留反疏子日至一也。正義曰此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祀之禮各隨文解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為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行之文王以武王為子則王季能述成文王之

道故無憂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纘繼也緒業也言武王能纘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壹戎衣而有天

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注衣讀為殷。正義曰案尚書武成云一戎衣謂一著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為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衣為殷者以十一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服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為殷故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武王未受命此美周公之德也末猶老也謂武王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斯此也言周公尊崇先公卑皆得上尊祖父以已之祿祭其先人猶若周公以成王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謂父既為大夫祭以士禮貶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已之祿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為服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

為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注未猶至耳變。正義曰未猶老也者謂文王受命十一年武王觀兵於孟津白魚入王舟是老而受命受命後七年而崩故鄭注洛誥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也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案詩頌閟宮云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是王迹起也云先公組紉以上至后稷也者組紉太王之父一名諸盤周本紀云亞園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園雲生太公組紉諸盤則叔穎組紉諸盤是一人也此文云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紉以上至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以后稷為周之始祖禘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衮冕先公無后稷也故鄭注司服云先公不啻至諸盤若四時常祀唯后稷及大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祀丞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盤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盤此皆盡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云則追王者改葬之矣者以太王王季身為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祇得為諸侯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

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追王太王
直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
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
親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
大夫其實大夫為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總麻
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為正統之喪適婦
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
父而臣昆弟但不臣
者皆以本服服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謂

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
也時食四時祭也。掃悉報反糞弗運反本亦作攢亦作拊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

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

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
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

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
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為
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
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
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昭穆常通
反穆又作繆音同逯本又作逮同音代燕於見反注並同別
彼列反共音恭饋其位反觸音至長丁丈反下謂長同。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孝之至也踐猶升也其者其
先祖也踐或為績郊社之禮所以

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社祭地
神不言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
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

國之要。示依注音實之政。反易以政。反知力音智。本亦疏。無力字治之要也。治直吏反一本作治國之要。治則如字。疏。子曰至掌乎。正義曰以前經論文。武王聖德相承。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所以能治國如。置物掌中也。各隨文解之。夫孝者善繼人之禮。所以能治國如。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善述人之事者。也。言文王有。文德為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王周公繼孝之事。宗廟之禮。所以昭穆也。若昭與昭。穆與穆。齒是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若昭與昭。穆與穆。齒是也。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是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若羊宗伯供雞。是分別賢。所共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供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若旅眾之時。使。也。謂祭末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解之後。至旅酬之時。使。者二人各舉解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案特牲饋食之禮。上人洗爵。獻長兄弟。獻眾兄弟。之後。眾賓弟子。于西階。兄弟。

弟子于東階。各舉解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解。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者言祭末燕時。以毛髮為次序。是所以序年齒。也。故注云。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也。至燕親親也。踐其位。行其禮者。踐升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真。諸則治理其國。其事為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也。哀公問。

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夫政也者。蒲盧也。

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螟。蒲盧。即今之細。蜂。也。一名。蠓。蠓。音。果。螺。力。果。反。本。亦。作。蠃。音。同。蜂。芳。封。反。字。亦。作。蠶。同。螟。莫。瓶。反。鈴。音。零。已。音。紀。故為政。

在人

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

可得而治矣

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治直吏反一音如字脫音奪重直用反故

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

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

天下之達

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

也

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知音智下近乎知注言有知皆同

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困而知之謂長而見

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長丁丈反已音紀

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利謂貪榮

名也勉強恥不若人

○疏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爲政之道在於取人脩身并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今各隨文解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

廣陳爲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

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

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

位無賢臣政所以滅絕也。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爲人君

當勉力行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爲地之道亦勉

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
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夫政也者蒲盧也蒲
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
蒲盧然也。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爲善
政者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脩正
己身則賢人至也。脩身以道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仁者人
德也。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仁者人
也親親爲大者仁謂仁愛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
欲親偶疏人先親已親然後比親及疏故云親親爲大。義
者宜也尊賢爲大宜謂於事得宜即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
若欲於事得宜莫過尊賢故云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
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
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等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
誤重在此耳。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
親言思念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爲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謂
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別夫之交皆是人

明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在身為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
。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爲本故云道三者爲末
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
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或
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之謂因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知。及其知之一也言初知
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爲安靜而行之。或利而行之謂貪
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己無害則利而行之
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或勉強而行之或畏懼罪惡
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
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
今謂百行皆然非。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唯三五而已也。

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

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

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其成功也既讀為餼儀廩稍食也棄人職曰棄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齊側皆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好惡呼報反下鳥路反又並如字注同斂力驗又既依注音餼許氣反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稱尺證反朝直遙反稟苦報反一音古老反上時掌反疏。齊明至侯也。正義曰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修身。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位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疎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勸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當令任使屬臣不可以勸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廩謂飲食糧廩也言在上每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所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小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

侯還國王者以其材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注尊重至其食。正義曰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官為之是不親小事也云既讀為餼廩稍食也者以既與廩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為餼稍食者謂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藁人職者證其餼廩稱事案周禮夏官藁人掌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筭其所為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販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一謂當豫也

也。踏也。疾病也。人不能病之。踏其反。皇音給。行下

孟反。疾音救。

疏

凡為至不窮。正義曰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

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案字林云踏也。踏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為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行言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為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注人不能病之。正義曰解經行前定則不疚人若行不豫前定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二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 投勤記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 投勤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五十二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謂性節

脩道之謂教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卷內脩字並同

循性行之是謂道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若有佔聽之者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佔作覘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有佔

天命至育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之謂性

惠棟按宋本作之謂此本之謂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智作知毛本智誤行

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

閩監毛本作由猶此本由猶二字倒

言言雖曰獨居

閩監毛本不重言字此本誤重

萬物育焉致至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焉下有者字

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

閩監本同毛本至作致

故萬物其養育焉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其上有得字

仲尼曰君子中庸節

仲尼至矣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符朗為青州刺史

衛氏集說亦作符朗閩監本朗誤郎毛本朗字不誤符作符

既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既無忌憚四字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節

子曰至舜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

閩監本同毛本與誤愚於誤容

子曰人皆曰予知節

子曰至守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

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謂疑作為

穿地為坎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坎誤坑

為嗜欲所驅罪禍之中

閩監本惠棟按宋本罪上有入字禍字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入

字亦脫禍誤陷

子路問強節

謂犯而不校也

各本同毛本校作校

塞猶實也

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實字弱

子路至哉矯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陰氣堅急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堅作

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必字闕

今不改變已志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改誤解

子曰素隱行怪節

素讀如攻城攻其所係之僚

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同

毛本如作為衛氏集說亦作讀如疏放此○按敬齊古今

難引作如此條鄭易索作僚乃讀為之例也

恥之也

惠棟按宋本恥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

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

子曰至天地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

惠棟按宋本行之難下更

脫閩監毛本同

士冠禮云其饗冠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誤文

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

子曰道不遠人節

所求乎子

各本同毛本子誤于

僚皆讀為素

惠棟按宋本作素讀皆為僚宋監本岳本嘉

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誤倒閩監毛本

子曰至微幸

閩監本同毛本作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至險以微幸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忠恕違道不遠也

閩監本同毛本也作者

夷狄雖陋雖隨其俗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下雖作亦毛本同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節

畫曰正

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畫下有布字衛氏集說同岳本攷證云按正鳥名周禮射人賓射之儀畫布為正是也原本無布字者以凡俟皆布為之彩畫三分之一不必復言布耳乃省文非脆簡也

辟如行遠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辟作譬宋監本石經同南宋石經同衛氏集說同下辟如同釋文出辟如云音譬下同○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子曰至妻帑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上雖行道在於己身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雖疑言字誤

此小雅常棣之篇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常誤棠衛氏集說亦作常

子曰鬼神之為德節

視之而弗見

各本同毛本視誤祝

子曰至此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金水之鬼終物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鬼誤神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節

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

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殖作植

栽或為茲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茲並作茲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受祿于天

閩監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

子曰至受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不應王錄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王作土

子曰無憂者節

子曰至一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再著戎服

閩監本同毛本服作衣

一名諸盥

惠棟按宋本盥作盥閩本作盥監毛本作盥衛氏集說同下諸盥並同按當作盥

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於作乎

子曰武王周公節

脩其祖廟

閩監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祖誤宗

脩謂掃糞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同岳本掃作掃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掃

先祖之遺衣服也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毛本遺誤衣

所以逮賤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逕云本又作逮按逮眾古音同十五部

若司徒羞牛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羞作奉

子曰至掌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哀公問政節

布在方策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策作策

蒲盧螺贏

各本同釋文出螺螺云本亦作贏

乃知天命所保佑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保誤府嘉靖本

佑作祐

哀公至一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佑作祐

子曰好學近乎知節

惠棟按云子曰好學節宋本分凡為天下國家之下另為一節

子曰至家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贊天地動著龜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著龜也三字闕監毛本著龜作鬼神

覆前文或學而知之

惠棟按宋本作覆此本覆誤則閩監毛本同下此覆前文或利而行

之同

若能好學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若作蓋

以其知自羞恥勤行善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行善誤勉遇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者

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體羣臣也者體謂接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體羣臣也者五字山井鼎云宋板

此五字脫

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謀上有謂字

百工興財用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興作典

齊明盛服節

既廩稱事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廩作稟不誤

齊明至侯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臣作官下任使屬臣同

故讀既為餼

閩監本同毛本餼字闕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 投勸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三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得也言臣不得於

君則不得居位治民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

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疏

至身矣。正義曰此明為臣為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

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已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中丁仲反又如字下。○疏誠者至者也。○正義曰前經欲明中道同從七容反。○事君先須身有至誠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是上天之道不爲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殺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入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入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間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入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注因誠身說有大至誠。○正義曰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修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大至博學之審問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

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

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

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

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措

疏

博學至必強。正義

曰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當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慎思之矣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已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為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

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知之也

疏自誠至誠矣

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

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者此說學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教習使然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能有明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習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能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盡性者謂順理之使

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

疏

唯天至參矣

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平。大音泰。○正義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為聖人也。為能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

地之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由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地也

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 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

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疏 其

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至能化。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

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不能盡性於

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者謂不能自然至

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

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

不著也。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著故顯明由明能感動於眾

。動則變變則化者既感動人心漸變惡為善變而既久遂

至於化言惡人全化為善人無復為惡也。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為能化惡為善改移舊俗不

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次性與天地參矣。注其次至善也

○正義曰以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由明而致誠是賢人

次於聖人故云其次謂自明誠也云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

有義焉而已者言此次誠不能如至誠盡物之性但能有至

誠於細小物焉而已云形謂人見其功也者由次誠彰露人

皆見其功也云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者言天性至誠神妙

無體人不見也云著形之大者也解經形則著初有微形後

則大而形著云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者解經變則化初漸

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

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至誠之道可以以前

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知禎祥妖孽者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

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

占後右。禎音貞妖於驕反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作禎

云衣服歌謡草木之怪謂之禎孽魚列反說文作孽云禽獸

已流卷五十三

四

蟲蝗之怪謂之蠱一本乎疏至誠至如神。正義曰至誠之
作於著音尸爲于僞反。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之
可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故
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人賢人
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
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
文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
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爲本有今異
者何盾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
來是祥也尚書祥桑穀共生于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
者以吉凶先見者皆曰祥別無義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
妖孽謂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爲妖
傷之徵若魯國鸚鵡來巢以爲國之傷徵案左傳云地反物
爲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
○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著龜卦
兆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福福將至者。○禍謂妖孽福謂禎
祥萌兆豫來是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者善謂福也。○不
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道
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注云雖其時有小
人愚主皆爲至誠能知者出也。○正義曰鄭以聖人君子將

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興禎祥可
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無至誠所以得
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由至誠之人生在
亂世猶有至誠之使此妖孽爲有至誠能知者出也案周語
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
亡河竭而商亡時三川皆震爲周之惡瑞是伯陽父有至誠能
知周亡也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號國地名周惠
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
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
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號多涼
德號必亡也又內史過有至誠之德神爲之出是愚主之世
以妖孽爲至誠能知者出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
言人能自誠之德則自成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
有道藝則能自道達於己故云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
始不能成其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爲終始若無至誠
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
誠則不能成其物猶事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
也言人能自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誠者物之終
也以自道達。○自道音導注自道同

始不誠無物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是故君

子誠之為貴言貴至誠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

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

外內之道也以至誠成已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為德也外內所須而

合也外內猶上下故時措之宜也時措言得其故至

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

博厚博厚則高明微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微或

為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

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之德既至博厚高明如此者不見

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

而盡也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其為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天地之

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言其著疏

誠者至久也。此經明已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已身而

已又能成就外物。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已身則仁道興立故云成已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

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猶至誠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問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

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為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

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

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微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微驗。○微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微驗則可行長遠也。○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蓋於萬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高明配天言聖人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悠久無疆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悠遠悠久在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為而功業章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為而道德成就。○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者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壹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物殖衆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

數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

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

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

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

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測電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為至誠者以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夫音扶下同昭章遙反注同本亦作炤同撮七活反華嶽戶化戶瓜二反本亦作山嶽泄息列反卷李音權又羌權反范羌阮反注同藏才浪反勺徐市若反鼉音元鼉徒河反一音直丹反蛟音交本又作蛟鼈必列反耿公迥反又公頂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頂反舊音孔頂反區羌俱反

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於穆上音焉下於乎亦同乎呼奴。疏。今夫至不已。正義曰反慎如字一本又作順與音餘。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昭狹小之貌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之多。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土之初時唯一撮土之多言五嶽而不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言水初時多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言水初時多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為之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為天地分而成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為高水或衆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體大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詩曰惟天

之命於穆不已。此一經以上文至誠不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為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為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已顯謂光明詩人歎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不已。注易曰君子慎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此易升卦之象辭案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地中升進之義故為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音峻高大也。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優於求反倡優也凝本又作疑魚澄反。 [疏] 大哉至疑焉。正義曰此一節明聖

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天下洋洋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于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聖人優優然寬裕其道禮儀三百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者即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

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疏。故君至崇禮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燂音尋。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當須勤學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謂君子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

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育物之精微言無微不至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言賢人由學極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溫尋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注溫讀如燂溫之溫。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斝尸俎是燂為溫也云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者謂賢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尋故食也。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

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與謂起在位也。驕

本亦作喬音嬌倍音佩默亡北反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

之謂與

保安也。哲涉列反徐本作知音智與音餘

疏

是故至謂與。正義曰此一節明賢人學

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與謂發謀出慮。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

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在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已身。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

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好呼報反

下同裁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天下所音災

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今天下車同軌書

同文行同倫。今孔子謂其時行下孟反雖有其位苟無其

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疏子曰至樂焉。○正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已以此之故不

敢專輒制作禮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非天子不議禮者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已先說以自謙也。○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正義曰孔謂孔穴孔穴所出多塗今唯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一孔之人。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

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

吾從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杞音起王天下

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三王之禮。○上焉王于況反又如字

者雖善無微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

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

微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微或為證故君子之道本

諸身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

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微或為證繆音謬悖布內反後同是故君子動而世為

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遠如字又于萬

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厭於豔反後皆同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

譽於天下者也射厭也永長也○射疏也○正義

曰以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為天下之道行則為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於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已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微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其贊明殷禮亦不足可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杞宋二國不足明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案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莫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荅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已在宋冠章甫

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
備其為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
行雜用殷禮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言為君
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
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微無不信不信
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為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
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不敬於君則
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
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
也○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為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
明之也○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
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
若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
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謂已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
同不有錯繆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已所行之道
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
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已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
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
者此是天地所為既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
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也○正義曰以經云知天知人
故云知人也○注知天至同道○正義曰以經云知天知人
故鄭引經終結之云知其道者以天地陰陽生成萬物今能
正諸陰陽鬼神而無疑惑是知天道也以聖人之道雖相
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聖人而無疑惑是知聖
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地者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德知天
道之意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證鬼神從
天地之意案易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鄭云木火之神
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是鬼
神以生成為功天地亦以生成為務是鬼神之神與天地相
似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解經知人之道以前世聖人既能
垂法以俟待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
則之百世同道也○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
道為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則
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風
夜以永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
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風夜以
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
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欲蚤有名

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法無求而求故議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行下孟反斷丁亂反曷為于偽反以如字撥生未反返附近之近又如字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音餘編必辭反又甫連反

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聖人制作其德

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疇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疇或作燾。辟音譬下同疇徒報反錯七各反當丁浪反又下部反浸子鳩反燾徒報反唯天下至聖為

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

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韻音銳知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溥博如

政教。溥音普徧音遍思息嗣反又如字溥博如

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

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故曰配天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見賢遍反說音悅

施以政反貉本又作貊武伯反唯天下至誠為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育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本又作綸同音倫夫焉有

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肫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焉於虔反倚依倚於寄二反注同肫依注音之淳反浩胡老反被皮義反頗破河反懇苦很反純音淳又之淳反苟不固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

春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

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

的然而日亡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為絀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綱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綱本又作類詩作裝

同口迴反徐口定反一音口穎反惡烏路反著張慮反闇於感反又如字日而一反下同的丁歷反易以政反下易舉同禪為音丹為其于偽反見賢遍反君子之道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入德入聖人之德。淡徒暫反又大敢反下注同厭於豔反

探音貪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

不疚無惡於志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

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昭本又作炤同之召反又章君

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

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相息亮反注同愧本又作媿同九位反女音汝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

言時靡有爭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

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鈇方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

于反又音斧鉞音越辟音壁注同

色以威仲尼至以色。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我也

疏仲尼至以色。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我也

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也

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

以仲尼修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注吾志至之異。正義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

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

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子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

為爲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為作春秋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為春秋之意

何休云撥猶治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

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不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未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亦
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案何休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
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
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漢當秦
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
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者此文
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也九年春毛伯來求
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
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
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
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
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
云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案傳云元
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之道同譽文王可知也
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
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云述天時謂編
年四時具也案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
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
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

也。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
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
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也春秋獲
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
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
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
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
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
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
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爲曲說今畧而不取也云襲因也因水
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
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億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
屬是也。譬如至大也。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
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言孔子所
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
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爲
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爲大不可測也。唯天至
別也。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寬裕足以容養天下傷其
有聖德而無位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寬弘
性善溫克和柔足以包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

也執猶斷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
○溥博至配天○此節更申明夫子蘊蓄聖德俟時而出日
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徧博謂
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
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
不覆幬○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夫焉有所
倚至浩浩其天以前經贊明夫子之德此又云夫子無所偏
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
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特有偏頗也○肫肫其仁肫
肫懇誠之貌仁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
爾○淵淵其淵淵水深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
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注
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正義曰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
之詩言詩人誨爾厲王肫肫然懇誠不已厲王聽我藐藐然
而不入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經
論夫子之德大如天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
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
堯舜之德乃知夫子之德凡人不知也○詩曰衣錦尚褻惡其
文之著也以前經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

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
嫁在塗衣著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網加於錦衣之上
網禪也以單縠為衣尚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云衣錦褻衣
此云尚網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褻裳又與定本不
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
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
謙退初視未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之
道的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以其才
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君子至德矣○此一經明
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
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
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氣性和潤故溫也○正
直不違故修理也○之遠之近○言欲知遠處必先知之適於
近乃後及遠知風之自謂所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
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暗未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原
空缺五字從來之末也知微之顯此初時所察之事久乃適
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探微知緒○可與入
德矣○言君子或探末以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
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

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王無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德亦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採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彰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疾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注孔甚也。正義曰爾雅釋言文。君子至屋漏。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為非故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稱王稱小人不敢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畏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為非猶愧懼于屋漏之神况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注言君至人乎。正義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者隱居謂在室獨居猶不愧畏無人之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邃之處非人所居故云無有人也云况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况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問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

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駿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反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誼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注假大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以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若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注辟君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作大音聲以為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輿如毛。輿輕也言化民常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末下葛反輿音酉一音由。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

言以卷五十三
六
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載
依注讀曰裁音災生也詩音再比必覆反下同或音毗志反
又必利反皆非也重疏夫子曰至至矣。正義曰此一節是
直勇反又直容反疏夫君子之言子思既說君子之德不
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
德為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
化民未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
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毛猶有倫
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
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
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
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
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
此亦斷章取義。注載讀至後善。正義曰案文以載為事
此讀為裁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為裁也云毛雖輕尚有所比
則有重言毛雖輕物尚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
是有重毛在虛中猶得隊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
淵淵淵浩浩則上文淵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三
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節

在下至身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者閩監本同毛本則字脫

誠者天之道也節

誠者至者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天之性有殺信著四時惠棟按宋本作有生殺此本
生字脫作有殺閩監毛本有

殺作自然

大至至誠補案至字誤重

自誠明謂之性節

自誠至誠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說學而至誠 惠棟按宋本作說學此本說學二字闕

教習使然故云謂之教 惠棟按宋本作使然此本使然

則能有明德 惠棟按宋本作有明此本有明二字闕

由身聰明習學 惠棟按宋本作習此本習字闕

其次致曲節

其次至能化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能盡其次性 補案次字疑衍

由次誠彰露 閩監本同毛本次誤此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節

必有妖孽 閩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同監本誤作孽注疏放此

前亦先知 補明監本作前亦先也不誤

至誠至如神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文說禎祥者 閩監本同毛本文誤又

案周語云幽王二年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本二改三

誠者自成也節 惠棟按云誠者節宋本分誠者物之

終始至誠之為貴為一節誠者非自

成已至外內之道也為一節故時措之宜至高明為

一節博厚至生物不測為一節天地之道合下今夫

天節為一節

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閩本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上道誤造

可壹言而盡也

惠棟按宋本石經同南宋石經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壹作一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壹

誠者至久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仁義禮知信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知作智

皆猶至誠而為德

閩監毛本同浦鐘云猶當由字誤

又須行之長久

惠棟按宋本作長衛氏集說同此本長作悠閩監毛本同

可壹言而盡也者

惠棟按宋本壹字同閩監毛本壹作一宋本有者字此本者誤。閩監毛本同

今夫天節

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石經南宋石經足利本並同閩監毛本厚誤大

振河海而不洩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洩作泄

龍鼉鮫龍魚鼈生焉

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宋監本同閩監毛本鮫作蛟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亦作鮫釋文出鮫龍云本又作蛟毛本鼈誤鱉

本由撮土

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由作起

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閩監毛本從誤由皆合少成多自誤言天地山川積孫志祖按云困學紀聞合少成多出中庸注閩若璩云無此語蓋未見宋本也

為至誠者以如此乎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以作亦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耿耿小

惟天之命惠棟按宋本石經南宋石經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本毛本惟作維衛氏集說同按詩考列之詩

異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作惟天疏並放此

天所以為天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五字闕

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嘉靖本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地山川之云也六字闕

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順作慎嘉靖本同考

文云宋板無成字岳本亦無成字順字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慎釋文出慎德云一本又作順孫志祖按云按易升卦巽下坤上順德坤德也作慎則於卦義不切詩應侯順德鄭箋亦引易曰君子以順德可証康成本作順矣

積小以成高大今易本無成字

今夫至不已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從微至著誤聖人至誠亦

昭昭狹小之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狹小之貌四字闕

故云昭昭之多○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多二字作三空闕

言土之初時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土作地

言多少唯一撮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多少唯一四字闕

載五嶽而不重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作載華嶽而不重

此以下皆言為之不已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為之誤至誠

清濁二氣為天地分而成二體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天地分而四字闕

水或眾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成大是從誤聚為深

○注易曰君子慎德

毛本同閩監本注字闕

大哉聖人之道節

育生也峻高大也

毛本岳本衛氏集說宋監本惠棟按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本也峻高大也五字

待其人然後行

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然作而石經考文提要云按

禮記集說曲禮篇引呂大臨說仲尼燕居篇引方慤說此篇引楊時譚維寅晏光說俱作然後行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然後

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惠棟按宋本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言為

成也四字存餘九字並闕

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

惠棟按宋本同

閩監本闕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十字誤衍十二空闕毛本人字有衍十一空闕

天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然

字脫監毛本闕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十二字止空十一闕閩本聖字有空十闕

上極于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闕天○

優優大哉優優寬裕十字衍十一空闕毛本天子有空十闕

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毛本闕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十一字此本上者字脫

威儀三千者卽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

惠棟按宋本同
閩監毛本闕千

者卽儀禮行事之威儀九字衍十空闕
○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

惠棟按宋本同
閩監毛本闕待

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十字
然後施行其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惠棟按
宋本同

閩監毛本闕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

十字衍十一空
闕

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毛本闕夫子既言三

百三千待其賢十一字

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

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闕十
一字○又惠棟按宋本此下標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終記云凡三十七頁

故君子尊德性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表記子
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節止爲第

六十一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

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
集說同閩監毛本也廣大猶博

厚也七字闕

故君至崇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
本經明君子欲行聖人

之九字闕

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

惠棟
按宋

本同閩監毛本前字空闕又闕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
誠十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 禮記注疏
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
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十一字闕

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毛本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十字闕

言無微不盡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無微二字闕

言賢人由學極盡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學極二字闕

子曰吾說夏禮節

子曰至者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雖善不尊不信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信上重不尊二字此本誤脫

雖有善行而不尊不尊敬於君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脫下不尊二字

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類下有是字

亦堪俟待後世世之聖人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叔世字不重

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有者字

未常有不行如此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常作嘗

仲尼祖述堯舜節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辟作譬石經同南宋石經下辟如同

為能聰明睿知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睿作叡南宋石經同岳本同釋文出明叡

施及蠻貊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蠻貉云本又作貊。按貉正字貊俗字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各本同石經亦作綸釋文出能經論云本又作綸

安有所倚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作安無所以閩監毛本倚字同有誤無

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故字宋監本嘉靖本同岳本故作而

讀如誨爾恇恇之恇恇恇恇誠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考文引宋板古本恇字不重段玉裁云如當作爲宋監本少一恇字非也

可與入德矣閩監本同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與誤以考文引宋板亦作與

言聖人雖隱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居作適嘉靖本同宋監本岳本作遜考文引足利本同釋文出隱遜云本又作遁

君子所不可及者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所上有之字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無之字

祝女在室獨居者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者作耳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

此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頌作顯恐非

謂諸侯法之也惠棟按宋本有謂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謂字脫閩監毛本同

詩云予懷明德惠棟按宋本作云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云作曰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同

仲尼至以色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法作發按此承上憲法也章明也憲章猶法明故此言法明文武之德三本改法爲發失其義也

譽文王可知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譽作舉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
上經論夫子之德大如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大

詩曰衣錦尚褻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褻作網

風是所從來之末也此本所下空闕五字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空處補從來之末也

五字按五字復衍各本刪去是也

被人採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採作探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節

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者岳本嘉靖本

同

子曰至至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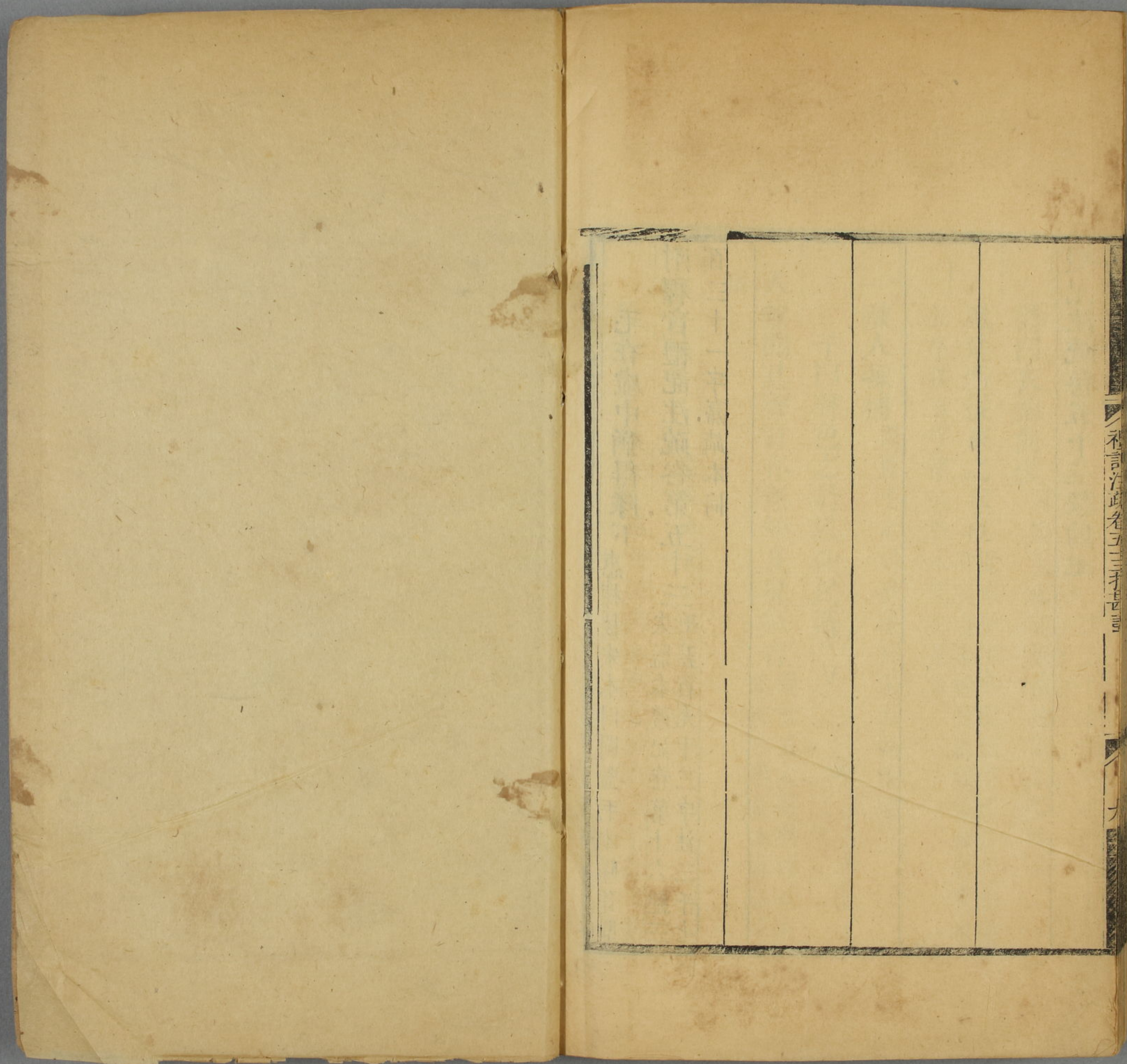
尚有所比則有重惠棟按宋本重有所比三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毛在虛中猶得隊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隊作墜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三宋監本禮記卷第十六經三千五百九十三字注三千七

百三十一字嘉靖本同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按勘記



禮記卷之三十一

大

